

罪
惟
錄

二十



諸臣傳逸

中山王達夫人謝再興女也。再興二女長配朱文正。文正歿歸達。久再興以諸暨降周。伏法。并誅文正妻達夫人。以達故特恩。無_子。妬達侍女有目美。偶蒙達一顧。夫人輒殺女。函其目壽達。驚。召宴。意鞅。上詰得狀。上心以謝女久應坐。此殺人宜抵。遂留達於朝。而走。使殺謝夫人。達歸。不得夫人。號。未幾病卒。夫人尸棄黃土坡。不敢葬。後人每令節。猶向黃土焚楮錢云。

常遇春葬鍾山。未數朝。守卒逃散。成化二年及十八年。兩被盜葬。有本韓春者。訴兵部。官問何以覺葬。卒曰。聞王貪。

有金珠官怒杖之曰汝監守自供也非汝言盜知之乎于
是遣人啓其藏空塚無棺有藤貫其中而已按開平客死
國初無制薄葬棺朽有之無遺骨則何以鮮且常有後或
靖難時安真雲南俗以國仇零擲盡不必盜葬也相傳遇
春嘗與宴上以金陵完宅中無患遇春已醉云臣觀金川
門一襄陽砲墮矣遇春酒醒悔之嗟此語其為他日壬午
之識歟

湯和嗜酒醉中嘗殺人有侍郎王璵之祖甲初為和職行
刑或受命械繫以俟和醒和悔不刑者數一夕和怒其受
妾令斬之王甲善而藏之旦和泣悼問妾屍曰汝在也重

賞甲、和老、每興疾、朝會、張真人在、帝稱爲天師、和曰、天何
師、道士耳、張浚言傷和、五子皆前卒、有孫十一人、長偃、
次又次皆英偉、時和入朝、次扶升陛、足蹶、微以目視祖、和
上怒、坐以忤視、其祖不赦、又他日、和私第、又次與客、雙陸、
意索局內、和索子驚、語一再、又次不知爲何人語、謾云、昨
日子鵝、今日子鵝、已上聞之、復坐、失養、不赦、惟偃者無恙、
竟不及嗣封、或云內府借真券、而未及請還也、和封侯、誥
有云、前守常州、于忠有欠、指醉中左右騎危之語也、論者
曰、偃者且封、
沐英、鎮雲南、或告英反、執京師、孝慈欲活之、請于上、
吾

吾審究之。果有謀。勿赦。寔無狀也。乃故跪英。以履底鞭
。雙頰數百。面被體。然後以私情請帝赦之。復乘上醉。乞還
鎮。上可英妻馮妬。上念黔寧怯內。由馮京。而賜二宮人隨
鎮。舉二子。稍長。詔入宮。而今馮視其子。馮內恚。請偕之
鎮。好字之上。不許出。二子還鎮。而今馮入宮。自覓其子。內
侍公惡馮如。百苦之。竟死。先是沐府內使收棄女于道。及
笄。英至內侍家。得一御而有娠。馮夫人聞之。呼娠者入。以木
格夾其小腹。娠墮已死。而復甦。馮必殺之。月餘。腹復動。又
下一男。蓋孛生也。不令馮知。至七歲。初名琮。改名而嗣爵。
涼國藍玉。武而能詩。禮重儒生。功與徐常伍。性傲。在雲南。

得詔納靴鄴中、襄隨却社、獨近東神采英蕤、帝稍意警、及
得罪臨刑、多引諸將、冀自免、遂以黨盡誅、王乃大呼、朱公
謂天下已定、何不面一二以防不測、蓋已灼知燕之必南
下也

廖永忠為將軍時、侈用龍鳳等器物、蓋相沿久、未奉特禁、
諸功臣率有之、永忠氣高物恃、功語不謹、或醉中責佐酒
伎女、汝萬歲、我免罰、伎如言、偶聞於帝、執永忠付梟、而未
烹、劉基過之、哀辭為一言、基謝不能卒、斷兩膊以死

開國武臣以儒術相傳、唯李氏文忠能文、子景隆能詩、所
從容李普溫、以文士知兵、攻襄陽、不拔、普溫曰、破下邑

則襄陽孤果以是取勝。特賜田，文忠請。膳卒上疑，為私其卒，不悅。卒，葬聚寶門外，或曰此佳地，上召其子往覲，曰地隘，縱鶴所止，移葬安德門外七里山。史載傅文德奉太祖旨，取二子首入報，遂自刎御前。何喬遠名山藏具載之。又云：劉三吾暴卒，世廟方后死於火，給諫李清力爭，以為非是。又云：從文德之家於遼東雲南，在遼東者，嘉靖中都御史鑰，在雲南者，嘉靖中良弼，皆其後。及考鑰墓志，不祖文德。又雲南志所云：謫永平之故，不自潁國。但云五世祖添錫仕太祖，起家明州訓導，歷知大名府、謫雲南永平。潁公止三子，豈錫添及其子乎。按楊慎傳載。

脩雲南通志稱鄉達欲冒嗣公慎不可若果真其嗣慎傳
物胡却之也乃竟稱頴後大抵慎去後事按晉定王妃係
友德女王請以友德玄孫瑛加級奉先祀部覆不合例寢
其事

劉環基次子嘗從延安侯勝宗討甌賊勝宗白其才略上
曰真伯温兒也召見厚賚遣還。有富人蔣邦臻素為環所
不齒啣之會督府移文勾逃奉剋二貫蔣以環行二誣指
之羈崇道觀道士王松濶縱之入京見上于左暖閣具白
寃狀上宥之命襲父爵以嫡庶謝特授閣門使己長史谷
府會晉燕以築城隙環進曰詩云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

二王悟而隙解。後從征大將軍李景隆軍前。景隆敗。夜乘
雪渡。芦溝河。冰陷。馬死。環躍升陸。走良鄉。足趾盡裂。跛行
三十里。會其子豹。自大同來。赴難。翼環歸。抗燕死。

宋濂題識。郝經雁帛詩。千古只此一事。經字伯常。元中統

元年使宋。拘儀真十五年。經題帛云。霜落楓高。忠節如歸。

林天子授子繳窮海蠻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

因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新館。時已改元至十五

年。經不知也。明年。宋放經歸。三月。元獲雁汴之金池。宋亡。

此帛為安豐教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學士郭貫以聞。藏

秘書監。濂得識之。若蕪武云。此託詞也。非真事。按漢昭

使論匈奴與武本傳不合。蓋漢求武急，匈奴詭言已死。常惠引使者夜見武澤中，詭云：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書，知武在某澤中。于是讓單于不信。單于謝漢使歸武，然經帛所云上林天子，猶似踵為之。

吳沉曾為皇子師。洪武二十年，馬皇后崩，意欲立胡昭敬妃為后。沉諫上止弗議，而意怫。沉稱疾乞休，許之。凡御史出，必令與居。沉偶款御史袁飯，御史不悅。沉口占一絕，微諷之。御史歸奏無病。上問使人廉之，報訓塾。上怒曰：沉病不訓吾子而民塾乎？籍其家。幼子年七歲，逃自竇，得延其世。沉至京，不得見上。先是，沉蒙恩禮時，間請得如功臣。

例免一死、上給片楮、時不及上前楮、輒加膚刑、

危素勝國時、名籍甚、或問虞文靖集、太僕事業當何如、
集曰、太僕云、多誇事業、非所知、無已、其餘闕乎、闕果死守、
太祖難其節、廟祀和州、至是、令素香火其廟、以愧之、按危
素與黃暉、兩墓碑、皆宋濂所撰、稱危素為禮部尚書、每陳
失、自云、吾不畏丞相、特畏後世史官、今元亡而史存、危之
力也、又云、天之于人、不能備、或授才而諛於位、或得位而
寤以時、素負重望、如景星慶雲、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豈
不可哀夫、知後世史官可畏、而二其身以存史、又有二其
身者、曲筆而稱之、為能存史、兩皆犯史、斧鉞不赦也、須得

馮道再世並銘危黃為無所可否之解。良便。且素歸誠。後
可以大展而一無所見。則何孟春所云景濂于太樸。鉅詞
勿假借。豈過刻哉。元三素年六十有八。洪武四年卒。惜素
偷生但六年。而不得與白暉共列。

袁忠微相術工。盡得其父所傳。永樂中為太常丞。上嘗出
宋元諸君遺像示之。俾言其何以貴。袁一見宋太祖太宗
便曰。英武真宗以後曰。此秀才皇帝耳。元自世宗至文宗
曰。皆是喫綿羊肉。即主及見順帝。獨曰。此又是秀才皇帝。
以為非。即主比袁不知合尊。事語可為合尊。左証。祝允明
伯父紳嘗掌教于鄞。袁適在籍。邀視其家之人及學諸生。

時無言既別去私上小圖章二與紳曰給事中章久明父
顯曰叅政之章後果如其官

楊士奇以揖琴江縣敬琴江令罪死惧乃更名立可逃武昌

遇吳人楊翥甚異之立可告以故翥以館穀讓士奇而更
授徒十里外建文中以薦為吳王審理副時北平有走間
京師者付審理鞠士奇未及公座失問者王令指揮某草
奏以聞久乃得其人伏法後太宗得國指揮以吳王故伏
誅士奇逃歸得免久之解縉薦其才以翰林脩撰備顧問
編脩周孟簡作文送一教職引士奇蒞端若曰教職勿輕
視士奇實欲諱前揖琴江教事惡孟簡蒞之乃出孟簡某

府長史已學士婚罪死。妻孥等久繫。士奇不能救。侍即羅
汝敬為之不平。衆言之。士奇乃請於仁廟。得釋。晚年酷愛
其子稷。所為不法事。不勝指。時與鄉人爭墓。所為金牛下
水形者。交訴于朝。法司以士奇子不敢決。就問士奇。士奇
謂同鄉汝敬長者。第一問之。汝敬正色曰。吾不知。其他
但每歲見鄉人上塚耳。竟還其人。士奇積恚。會朝命選文
臣行邊。士奇以汝敬應詔。率遇虜。敗。墮督井。幾斃。乃歎曰。
吾不能同西楊於朝矣。致仕歸。時王文端直素與士奇同
里。善。嘗以士奇子稷所為告士奇。士奇念世質。善謝之。稷
才能餘過。會父歸省。使人曲言父前。士奇反疑直。踈之。

出直吏部會陳循前蒙仁廟殊眷欲陞學士而西楊抑之
但除侍講循卿士竒切會楊文敏榮卒鄉人懇其子于朝
付錦衣以文敏故予反坐仍蒙尚寶之蔭士竒知循欲導
衆口揭稷私以文敏有例不甚憬時監王振專權不告士
竒遽收稷勘之得寔坐重典三楊初俱有免死勅士竒次
子道區之不出竟不赦吳訥者黑窠世匹贄文貞以文陳
嗣初塾師贄文貞一詩皆引薦訥為都御史嗣初為五經
博士士竒之憐才寔可嘉

楊榮子泰與西楊子稷皆不檢泰嘗貸人鉅萬掠子女致
釘一人於棺白日焚之泰子熾指揮使被逮時先一日逸

去及恭病死、變姓名入京、贅一軍家、居五年、為其妻所覺、以聞上、親聽、重刑、不承、獄死。成化中、原文敏還、其所籍、

于謙、兵部侍郎、項文耀、曲黨附謙、士林笑之、稱文耀為謙妾、每待漏、文耀必附謙耳密言、即無闕大利害、意以私之、使見者稱二人一體無間也。及文耀遷吏部、復曲徇何文淵言、官劾其儉邪、賴于謙力保之、吏部王直于謙初稱為君子儒、文耀毀直為老腐、謙溺其毀、遂輕直、語賢王直何不告歸、謙壞文耀見斥。

莊定山孔暘稱疾不揖客、特往謁陳獻章、誠勿言、獻章匿之、孔暘同年顧餘慶知之、亦謁獻章、問孔暘何在、獻章不

言故餘慶語次。輒曰：誠為入道要義。果然乎？獻章曰：是也。
曰：公於此字尚須參着。獻章愕然，不知何指。曰：定山在公
所。而公云：「犯妄語戒矣。」又以獻章出入必請命于母夫
人。因曰：倘入內，何以為詞？獻章以求嗣對。定山曰：太夫人
方孀居而胡出，此獻章無以應。會常熟周木者，確遵問視
之禮。晨必就父寢問安，父不應，又問。至再三，父怒叱之。老
人方酣睡，胡惱我，出告人。子不許，我完夢。時人為之語曰：
周木問安，獻章求嗣。
李夢陽負詩名，在主事時，或乞書一便面贈殷甲。夢陽不
知殷何人，殷亦不省夢陽，偶以便面示人，祇當今才子，殷

識之。及被逮，殷寔為劉瑾掌家，詭瑾命，囑官校善夢陽。至京，又言於瑾，出便面為証。若曰：夢陽初未嘗無吾輩也。瑾使人通意，必一見入，長揖叙謝而已。瑾解以大官夢陽曰：有疾，不勝，事固辭。

李西涯父淳，以軍餘為渡子，有婦日往，逆渡者再。淳問故，以走飯夫獄，又不免堂上翁姑朝夕也。淳誼不受渡值，因以長厚聞已，而有老叟示淳吉兆，令抱親骨葬之。視白狐卧處為的，却不強令狐去。他日果見白狐，時天明，不得已，警狐走埋之。叟曰：若子至三公，孫則衰矣。生東陽，以神童早雋，稱得君，常以詩文延引後進，有識之士謂數年之後。

一審詩文之徒。不諳經術。必誤蒼生。尚名矯激。致傷元氣。因念閣臣劉健時。信陽何景明。以逸才十五登鄉解。十九預會榜。俗論必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竟除中書舍人。未四十卒。東陽代健為首揆。亦頗抗疏。救拔景明。於是四傑七才子。繼起樹幟。互標榜。瑾敗。御史張芹劾東陽。禮瑾過于卑屈。不無名節之累。云。東陽獨子兆先。未免姑息。以是子雖才。而澆無繩尺。致病。父以其曠業。題書案云。今日柳陌明。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時偶風變。兆先亦題其父案。今日黃風。明日黑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觀此放言。知西涯之失教也。兆先弗論矣。

王守仁子正億、子承勳、歷嗣新建勳無嫡子、先進先達
係庶子、而進又無子、自應達後業弘入繼進為子、待襲業
弘毋章、悍以素隙、不肯出繼、曰、祖封自在也、進恨、既襲爵、
請立守仁父華之後業洵者為嗣、以業洵為司馬、業浩嫡
弟、勢劫之也、盡有其家產、已度非文成後、安得後文成不
如為德于幼、夫承勳弟承恩之子先通、宜嗣、可不問前產、
而輒飛誣業弘父達為乞養、達係中子也、會審時、庭鞠三
語、先通不能對問、何以前後兩子皆真、而中子獨贗、又何
以無後之兩子皆真、而有後之中子獨贗、又何以勳妾沙
氏既有子且孫、却預知兩子一孫之或絕、或天、而中抱

一乞養。乃託言先達之贖。已曾具疏。留中。疏草覓不得。獄十年不決。以葉浩摠督兩廣。力持之。故葉弘呼闕。舉刀抹頸。竟不採。勘初。托先通襲爵四年。國變。為流賊所斃。葉弘在獄。獲免。

聶豹。講陽明之學。性矯詐。大巡福建。好與鄉紳水火。刑罰偏錯。會內監趙有家奴張浩。不法甚。事方發。而入其賄。稱趙初死。不忍竟其獄。縱浩。己為蕪州知府。欺朱玉岑。長厚。罪其家人。以計執太監龔銓。下獄。受銓黃金二千兩。釋之。物論遂蠱起。會卹刑至。復收銓。并諸囚四十餘。不分輕重。一夜殺之。遂張言人云。吾入銓貨。今何如也。黜楊南峯。鄉

飲責減鄉士夫與從大不合時宜時有謗書粘其門豹見
之泣訴道憲欲牛心其_人不得

嚴嵩籍沒案黃金一萬三千兩零純金器皿一萬一千兩

零鑲金器寔金二千二百兩零金鑲首飾寔金六千五百

兩零

通共淨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

銀二百零一萬三千四百兩零

銀器寔銀二百零二萬七千九十九兩零

通共淨銀四百四萬餘兩

玉器

共一千零五十七件內有漢始建國元年注水玉匜晉永

和鎮宅世寶紫玉杯永和鎮宅世寶玉盤紫玉墨玉碧玉

黃玉荒玉花玉等名番字玉板一片千岩競秀玉山一座

凡玳瑁犀角瑪瑙銀_和寶石琥珀珊瑚象牙水晶玻

璆哥窰、紫窰、嘉峪石、等物、共二千餘件、龍卵壺二、龍卵
酒瓮一、未製器龍卵一、洪熙宣德中古刺水熊膽空青蓋
薇露十三確、礦砂三百八十兩、硃砂二百五十斤、諸香二
百九十一根、重五千五十八斤、奇南香三大塊、沉香山四
座、織緞綾紬絨、褐羅錦、洋布、洋錦、共一萬四千三百零尺、
內有五爪雲龍、過肩緞三疋、宋錦乙百一十七疋、瓊幅一
百六疋、并諸色裘葛男女衣服一千三百餘件、古今名琴
五十四張、內有月下水玉琴、咸通之室、清廟之音、响泉、霜
鍾、清流、激玉、玉壺水、蒼龍噴玉、一天秋、萬壑松、秋澗泉、雪
夜鐘、玉錦璋、宝玉、秋月春雪調、古水泉、垂月松風、鳴雷震

殿九霄鳴佩流水高山寒江落鴈等名又大理石古銅琴
古硯一十六方內有未央宮瓦研銅雀臺瓦研唐天策府
研貞觀上苑研蕪東坡天成研宣和殿硯文文山硯其餘
古銅器古書帖共四五千件古名畫共三千餘件內有唐
九成宮避暑圖阿房宮圖宋周文矩學士文會圖金谷園
圖唐閻文本職貢圖杏壇圖越王宮殿圖宋張擇端清明
上河圖西湖春晚圖南屏晚鐘圖劉松源西湖圖共計變
價與器四首飾共銀二百三十四萬二千零續不及千
金通共估現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二兩零龍
卵五個貓睛三十三顆暈貓睛一顆祖母綠二顆北京抄

產不在數內、房屋千一

餘間、內有雕刻香屋十間、搃之、

一處所籍、不及十之四五、行賂與寄頓過半、按越王宮殿

圖係仁和縣丁氏物、文會圖係錢塘洪氏物、上河圖係蕪

州陸氏物、每值千金、尚有贗本、

却敬四書解、頗多蕪所未蕪、為魯鄒功臣、如舜欲常之而

見、謂舜留象在都、而使吏代治、即如周公封魯、未嘗一聞

魯事也、即如怵悞、果非齊東、象非不可化者、源之而未、舜

以多見則親、聖人悟一本之妙用也、又云、底豫後、象亦馴、

及就國、舜南巡之、有庠、舜崩、象乃親耕奉祀、唐柳子厚毀

其祠、作毀象亭神記、王陽明復其祀、作象祠記、至今猶官祀、

春秋不衰。陽明似猶解却敬所解。

汪喬年、崇禎初、歷官陝西督撫、專治賊、時諸流中、獨李閻
勢逸逞、更難制、喬年奉密命、伺獲自成祖父先墓、會喬年
破雒賊靡、乃囑米脂令邊大受迹之、縣役有自成族子、恐
累及、出姓為孫氏者、大受謂得之、責以導行免罪、至二百
里萬山中、指十六塚之一、曰、以自成祖父穴也、相傳仙者
為之卜兆、內有鉄灯檠、燼火壙中、留記曰、鉄火不滅、李氏
當興、于是破入檠、火尚熒、不熄、但螻蟻數石、護擁棺外、
則斲其棺、骨青黑色、髮被体而黃、腦後一穴如錢、視之中
小赤蛇、蜿蜒長三四寸、出見日而騰數尺、以口迎日、

舌反吐者屢仍伏地 其器函臚骨并腊蛇以聞

金銀工部時以物直忤太監張彝憲臨較場點視軍器

先諭工部名下人役不許私逸一人隨報炮無火問者

百許蓋預塞之以誤聽者坐落職復起甲申春壽慶宣撫

朱有云公以介弟公即見託敢不聞命但宣邊不守天下事

始有不忍言者弟職皇城誓與賊俱昨二舍弟覓得便舟

欲奉老母南歸老母以死自矢堅不肯行為之奈何都城存

以視宣蕪安危宣陷老舅翁侯我黃泉不數日當相見即

初生進士夏嘉遇到門小名甲兆與大父懸弧同日初名

繩取祖武之義又娠誕之日大母夢一羅漢入室汗如雨

五載痘危、又夢異僧來家千百、而活、共鄒汝愚十八領解、
馬上口占一絕、龍泉山人一書生、偶竊三巴第一知世上、
萬般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鉉大父嘗語鉉、父顯名汝、
須省此、乃鉉父不得、鉉果以十八領解、而難了句、以專為鉉、
作讖、甲申三月十九日、相傳駕南幸、或竟言駕嶺、鉉對帶、
走死禁城西北河第、鉉六赴井死、已弟鏡被繫、責金五十、
酷賊守敏知錄死、乃釋鏡、戶曹郭大素之僕語鉉、故長班劉、
元汝、俞浮屍水上、方擬入掩骸會、賊東行、皇城閉、至六月、則、
鉉屍與呂監同坎、木衝骨露、內宮移兩骨、更認之、先是、鉉、
與其友毛穎林等、遊河、
卒死、此張明弼為之傳、蓋

李傳所畧、意之

劉宗周為東林護持力、持功過格、或不然之、劉有

札云、宗周為疆場起見、痛恨熊賊、廷并嫉君子之左袒、然

諸君子之見、故自遠事已如此、不得不因元氣、周黃門謂

才尚可用、魏黃門又謂熊非門戶中人、迺局中人也、得之美

徐大化論熊字、寔錄諸君子亦舉以為咲柄、不知諸君

子何故仇李三才而睚熊、摠之、從名相起見乎、熊犯舉動

近閱楚人公揭、方知有此說話、第意貫城內外、雖未能蓄

數千人、奸細、而全楚之鋒、公行黨護、勝數千奸細羽翼矣、

黨楚人者、不一而足乎、熊犯殺賊則不足、而走險

之鹿急於自救。執父與君則有餘，真不可不慮也。恨養成其患者，皆吾黨耳。出駐晴閣吳大雍鑿刻本論者曰：黃石齋性好堅執，劉念臺理近于庸，總不鮮特宜二字。時宜從格物漸致之，認格物不清而以言道誣道也。於外熊拒熊益信之，而賢巨處不可不辨。

鄭芝龍以兵為唐守仙霞一帶諸要害，其親家黃徽胤已北歸，密書招之。芝龍欲歸功徽胤，因而自媒，遂盡撤諸守。及北師大入徽胤不在軍，不敢輕身遽款，以其衆遁海外。有鄭瑄者，素與芝龍通譜，入海招之，咬之以誓，擬封平國公。世奇呢哈之番卒，其子成功拒父，乃但以。

張煌言息臨門之范

督張用奉化人

之衛于中軍之室既史李兩中軍介冑拜上九鉞以提督
命免時有腐儒宋者謾言張徒擾邊耗餉其卒為吾等憂
究何所為何不自覓死乃煩今日東顧僕、適當鎮內使
李座聞之變色語宋足下不知大義莫弄舌彼食其食事
其罪苟貪生盍早入款宋猶曉、李大叱之彼欲明白死
萬耳目見聞做一頂天立地漢豈肯輕付溝瀆若不聞前
者海沸星隕是為誰來此去伏法西市刀頭尚有餘香同
座李懷怙名此源語李明多忠臣此亦其一李曰不然明
即多忠臣未祀得此為三百年生色譬奕者終局一着

一着不。雖敗氣猶壯。嗟語出旗下。却可為煌言志銘矣。
壬子抗張仲嘉名文嘉以蒼水之棺暴石塔西迺擬改殮。
向松場里人曹老買地一角而懷怙與共事細檢其骨。
紫絳不枯入小棺堅緻從死五骸甕盛之遂有投誠海弁。
共樹大碑於墓前明書某墓既葬訖張李疑淺露不如以。
為疑塚更遷之于是還券曹不取其值曹老焚券請埋此。
大碑礦中為世守比于古人葬衣冠之義僧問石者語張。
李蒼水詩有于岳三席之句願承賣主之名向南屏覓地。
為一席於是又潛合石門呂用晦名光輪武林沈甸華名。
蘭克共覓地于甲文。

三月彙事

書

地○中○書○明○大○司○馬○蒼○水○張○公○墓○九○字○碑○不○過○尺○許○左○書○茂
才○子○穆○羅○公○右○書○侍○者○貫○王○義○從○三○人○後○書○石○背○歲○次○癸
丑○辰○月○丁○酉○午○時○遷○葬○於○此○共○二○十○八○字○略○小○問○石○春
秋○歛○祭○之○以○上○共○事○諸○子○咸○廢○制○舉○問○石○甲○申○年○絕○十○餘
齡○耳○不○經○識○字○己○受○拂○住○淨○雷○峯○之○下○有○哭○大○司○馬○一○律
云○素○車○白○馬○漫○相○迎○豈○是○尋○常○風○雨○情○龍○自○遠○迤○來○九○曜
人○從○何○處○話○三○生○萋○弘○血○染○丹○楓○葉○蜀○帝○魂○歸○杜○宇○聲○成
敗○莫○論○今○古○事○波○濤○日○夜○吼○長○鯨○附○載○懷○帖○西○湖○一○律○想
到○淒○涼○處○淒○涼○入○暮○烟○一○湖○開○日○月○兩○岸○舊○山○川○野○鳥○歸
跡○樹○下○雲○棧○遠○天○泉○聲○鐘○外○响○夜○色○黯○殘○年○是○歲○暮○薄○望

作○
為○
附○
記○
之○

列朝諸臣詩歌逸

洪武朝

太祖微時過一遊僧鳳陽手持小磬孺子衆曰擊磬賣詩

聲絕詩就太祖因指鷄卵為題應聲曰一塊無瑕玉中合混

沌形忽然成五德味落滿天星已北重混沌之義

國初吳人姜子奇兵亂妻為金陵師所收數年子奇窮乞

食金陵見一婦高闕不復認忽布囊裏斗米藏金叙二與

之子奇憶得故妻婦簡米得叙與詩中喜數日復遇高闕

果見妻出欲有所言而為門者所覺遂究出二叙與蓄後

一詩曰夫留吳越妻東江三載恩情一旦空葵藿有心終向

楊花無力。暫東風。兩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却
恨當年。罹此難。相逢敢把姓名通。兵官感歎。還其前所裹。
夫婦同歸。

明初大理總管段功為梁王所竊。妻高氏遠懷事在段寶
傳。有詩全錄。詩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透龍池。無偶。水雲一
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床閒。鴛鴦獨自宿。
好語找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已而功見殺。功女僧
如貽詩。凡寶誓必報。其二曰。珊瑚勾。秋火香閨。滿目潛然
淚。濕衣。冰鑑銀臺。前長大。金釵玉葉。下芳菲。鳥飛兔走
。桂馥梅馨。不暫離。惆悵同胞。忍別。應知舍淚點蒼低。

方谷珍有女適黔國公之子年十八時患痘禱延慶寺愈
後謝神寺有僧作圓回曲宣誦神前有云江南柳嫩綠未
成陰。枝小不堪攀折得黃鶯飛上力難禁留與待春深有
以告谷珍谷珍怒捕僧以竹籠之且沉之江曰吾亦有偈
送汝曰江南竹巧匠作為籠留與吾師歲汰體碧波深處
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在籠中訴曰死即死願更一言許
之曰江南月如鑑亦如鉤如鏡不臨紅粉面如鉤不上畫
簾頭空自惹場愁谷珍笑而脫之

元末江西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官因亂來依方國珍與呂
百英為交出鶴傍牡丹圖求題玄英題曰牡丹花畔月精

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青霄不歸去洛陽能有幾時春
程知為諷即日促裝回鄱陽

元兵退守開平太祖遣使者諭之元主脩答贈使者詩曰
金陵使者渡江來漢之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
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
悅誠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

太祖見宋太祖詠月詩有未離海底千山時繞到天中萬
國明之句因指新月令太子諸皇子賦之東宮詩有句雖
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九州太孫詩云誰將玉指甲
搗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上以未得團圓影

落江湖。滋不悅。或又云誰將四句為太宗所作。未詳。

太祖嘗過廢寺。寂無人。壁間畫一布袋和尚。墨迹猶鮮。

題一詩於後。詩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多將一袋裝。果

竟有收。還有放。寬些子。又何妨。此寄諷也。索畫者。必不

可得。

臨安錢宰。字子予。武肅裔孫也。為脩纂尚書。奉命選孟子

節文。有詩曰。四鼓蓐。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

遂田園樂。聽到人間飯熟時。高呈聞之。白見諭卿詩却好。

只是無有嫌。汝可改嫌字為憂字。遣歸。

太常博士顧祿。嘗過鄱陽。有聯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

年想至尊此詩流入禁中太祖急其全作頗深喜之
象山錢唐初入謁獻長篇畧曰大明洪武元三春春雷一
聲天地響龍飛在天雨如膏天地山河增氣象山人昔往
東海山山形如象山名丹山之南有白石山人隱道松
林間山人名不掛唇齒山人不與人相似好風吹步上京
師鐵杖麻鞋見天子天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中承聖旨
致君克舜端有時山人事業當如此唐誓苑存聖聖之祀
成化初黃溥之祖南山者遂有錢文奇勛之詩曰引推
絕粒箭當胸并歿扶持五聖公仁義七篇文莫姦冕旒千
載繪仍龍批鱗既奮回天力沒齒終成衛道功那得洪恩

偏。寰。宇。泮。宮。東。畔。置。祠。宮。玩。未。句。意。欲。另。祠。學。宮。惜。後。世。
無。議。及。者。
翰。林。應。奉。唐。肅。洪。武。中。應。制。賦。海。東。青。云。雪。翻。能。追。萬。里。
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
詩。後。自。署。上。御。西。鷹。房。學。士。宋。濂。有。會。荒。之。戒。故。云。
太。祖。最。撫。誦。唐。李。山。甫。上。元。懷。古。之。句。徧。書。屏。几。詩。曰。南。
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縱。為。戰。爭。收。拾。得。却。因。
歌。舞。破。除。休。竟。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
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可。想。開。造。之。王。安。不。忘。危。至。意。
高。李。迪。與。范。文。正。皆。生。姑。蘇。而。於。卓。筆。峰。並。有。詠。而。氣。象。

稍別。范云。笠澤硯池。小宇隆駕石幾。仰天憑作紙。寫出太平歌。高云。雲來初似墨。鴈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似稍分渾大。與纖細。李迪不終。似於此徵之。其奉迎車駕。享太廟。還宮。有云。鳴蹕聲中晚仗迎。錦裝馴象踏紅埃。半空雲影着旗動。滿道天香識駕來。漢耐祭餘清廟閉。舜衣垂處紫宮開。禮成海內人皆慶。獻頌應慙自乏才。較唐諸公。應制諸篇。誠無所遜。又有登雨花臺望大江之句。曰。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鍾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江山相雄不相讓。形勢爭誇天下壯。秦皇空此瘞黃金。佳氣蔥蔥至今旺。我懷鬱鬱何由開。酒酣

走到城南臺。坐覺蒼茫萬古意。遠自荒烟落日之中來。石
頭城下濤聲怒。武騎千群誰敢渡。黃旗入洛竟何祥。鐵鎖
橫江未為固。前三國後六朝。草生宮闕何蕭。英雄乘時
務割據。幾度戰血流寒朝。我生幸逢聖人起南國。禍亂初
平事休息。從今四海各為家。不用長江限南北。

魏觀大本堂有云。翠葆藏絃九鳳旗。東華遙望立多時。都
堂祭事貂蟬集。率衛輪班犀豹馳。月繞珠簾陞講席。花迎
金輅肅朝儀。六玉炳。前星後珠。締聯輝上玉墀。觀文詞
瞻麗為存其一。

王棉感興之作有云。女貧適人難。士窮事人易。堂七尺

軀道義非不貴。孰知一失身。祿爵未為累。由來食人食。有
死心。弗替出門慎。其隨大易著。洪義可以古。達人隱約於
亂世。我懷管幼安。高風邈難繼。此似拘留滇中。自矢以見
志者。并錄褚築城謠一首。朝築城暮築城。築城欲高高。輒
崩江南五月盛霖雨。隨崩隨築人。若大家築城多賣田。
小家賣產來助錢。朝築一寸暮一尺。盡是齊民膏血積。爭
道城高可防賊。民力已窮何所益。君不見_陸下盛德猶如
天。四海一家千萬年。金湯之固非所恃。何乃坐令民力
斁。前詩見節後詩。殷為國。卹民至意。不惜批鱗。
劉基秋懷似遭讒之後所作詩曰。清晨啓扉坐。微風動

龍辭牆上花

切切砌下蛩嚶嚶自成音灼灼各有容四序迭推移衰

病情可鍾身羸足已弱有願不得從愧負天地生愴恨填

心胸宋濂和之有曰美女顏如花身有椒蘭氣胡為素風

生白草同憔悴金鷲委髮雲愁容怯新媚黃金固云貴鑄

形難鑄淚已矣復何言榮名本非覲二曰仙人韓伯鸞弄

簫吹紫蘭一吹洞芝長再吹翠雲寒紅日長不如何憂芳

歲闌常乘獲鹿車遨遊三素端有時念下土臨風動哀歎

基又有泉石歌為冷起敬作錄其後句云憶昔識子時西

州正繁華石篳篥涕晷暮兜離襟侂爭矜誇子獨徜徉泉裏

長日松陰淨書几取琴為我彈一曲手拍滄浪洗塵耳否

往○泰○來○逢○聖○明○有○虞○制○作○超○堇○英○和○敬○協○律○子○能○事○罔○俾○
夔○摯○專○其○名○

宋○濂○擬○古○之○一○明○星○夜○去○角○遠○倚○紫○垣○中○四○國○仰○照○耀○寶○
劍○出○秋○室○一○朝○化○為○石○下○與○沙○礫○同○牛○羊○或○踐○履○戮○辱○到○
兒○童○位○高○知○身○危○退○藏○保○其○終○又○襟○體○詩○曰○温○々○荆○山○玉○
刻○作○瑞○世○麟○繫○以○補○袞○綵○相○期○佩○君○身○君○身○享○遐○福○四○海○
歸○至○仁○救○々○九○天○上○席○豹○為○守○閣○惜○哉○不○得○獻○龔○之○以○文○
苗○亦○是○見○逐○明○志○之○作○

建文朝

王賓避地太湖。聞讓皇立。有詩云。數莖白髮亂鬢鬆。萬理
千梳不得通。今日一梳通到底。任教春雲舞東風。語似知
天。袁柳庄與素契。至是遣子忠徹謁賓。以乾象詢之。賓
曰。此數莫逃。

惠廟遜荒。詩大率海內有心人所擬。詩曰。流落江南四十
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教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
老吞聲哭未休。又貴州金筑長官司羅永菴有題壁二詩。
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

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薇○有○象○星○還○拱○玉○涵○無○鼓○水○自○沉○
 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二○日○閱○罷○撈○嚴○磬○懶○
 敲○笑○看○黃○屋○寄○雲○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
 款○段○久○忘○飛○鳳○輦○架○淡○新○換○袞○龍○袍○百○官○皆○知○何○處○惟○有○
 群○鳥○早○晚○朝○

鉄○鉢○二○女○以○父○故○籍○發○教○坊○女○不○辱○有○詩○亦○擬○作○長○女○詩○
 曰○教○坊○脂○粉○洗○繁○華○一○片○閒○心○對○落○花○奮○曲○聽○來○猶○有○恨○
 故○因○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縮○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
 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次○女○詩○曰○骨○肉○相○殘○產○
 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筋○辭○官○舍○步○感○金○蓮○入○教○

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而○露○寬○如○海○
嫁○得○劉○郎○勝○阮○郎○

方○孝○孺○過○釣○臺○古○風○云○敦○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
郭○后○罷○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
裘○老○子○早○見○幾○却○向○桐○江○釣○烟○水○其○閒○居○感○懷○錄○五○之○四○
一○曰○鳴○鴛○知○天○雨○乾○鵲○知○天○風○蟋○蟀○最○無○知○亦○悲○年○運○窮○
云○何○嘗○世○士○憤○温○飽○中○變○故○如○波○濤○沉○湛○安○所○終○二○曰○
鳳○隨○天○風○下○莫○息○梧○桐○枝○群○鳩○得○腐○鼠○咲○汝○長○苦○飢○舉○頭○
望○八○荒○默○與○十○秋○期○一○飽○亮○易○得○所○存○終○不○移○三○曰○庭○前○
多○古○檜○封○殖○合○百○年○女○蘿○欺○衰○朽○揚○翹○冠○其○巔○弱○蘭○蒲○柳○

脆鉅。輸金石。堅得時。不自料。歲晚良可憐。五曰。池魚不知。海越鳥。不思燕。蚯蚓算一穴。神龍輕九天。大小萬相殊。豈惟物性然。君子勿歎息。彼誠可哀憐。一則審運。二則矢志。三則感時。五則貶敵。閒居云者。託詞也。送劉士端。歸括蒼。按士端。係文成之孫。不見本傳。故存之。詩曰。憶昔高皇定華夏。海內遘屯龍。戰野惟幄。謀三數。公君家中丞。最蕭洒。舳艫十萬。搗虛來。帆檣蔽空。教吼雷。從容掃強寇。手扶日月滄溟開。盜犯洪都突。彭蠡砲石星。沅湖水沸。御舟閣河。諸將諱。神箭穿顛逆。首斃是時中丞。謀略精。指麾英傑。江表平。披髯撫掌。談世事。天子稱善。群臣驚。寰區混一定。勳賞鐵。

券金符。頌土壤。中丞獨擅翼贊功。賜號每為諸司長。青田
冢木三十年。高皇仙御亦賓天。國初故老尚誰在。幾人車
業圖。凌烟忽見闡孫三。歎息秀目踈髯遺像逼。擬樹豐碑
墓道邊。欲請天朝重褒錫。至尊含咲問群臣。先帝功臣今
有孫。胡為拂衣入山去。盱食未敢忘君恩。海內只今無盜
賊。幽州與兵惱邦國。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丞淚沾臆。
嗚呼志士古所稀。留侯武侯今是誰。九原招兮倘可作為
解。四海蒼生危又書。事三首。伏枕三旬不整冠。夢魂時復
對金鑿。忽聞盛事披衣坐。今日朝廷立諫官。斧宸臨軒几
硯閑。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烟兩袖

選風軟彤庭尚蕩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皆講筵事。

周是修寓言古句。有曰。陰陽分晝夜。輪運浩無窮。時物更
代謝。孰知玄化二。人生如夢寐。即寤永成空。幽觀衰榮朕。
往復萬旅逢。鄙夫昧達識。眇然隨所終。賢豪關世運。用舍
合中庸。進由吾大道。退勵吾清風。載歌紫溪玉。不愧南山
翁。此篇直可作殉國自銘。與共許國六人無乏矣。

永樂朝

姚榮國公遺像好事家即以廣存生平警句周書其旁內
有團扇一詩膾炙人口聯曰掩歌聲不散障月影同圓又
御溝句曰靜涵金殿影清徹玉堦塵已是絕凡

解學士縉永樂中命題彪虎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
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此諷諫也時仁廟失愛賴此
感帝東官卒以安此明于父子之義灼燦又前未遇時題
文山上已詩後有感崖山雲寒海舟覆六載孤臣老燕獄
東風杜宇三月三五陵望斷春蕪綠墨花皇、五十六寫
出江南愁萬斛當時下筆眼如虎日落天低鬼神爽揚帆

西走儀真。般手持鰲柱。擎南天閭闔。嶺海血洒檄。回首家
國隨飛烟。六宮粉黛黃埃裏。灑火無光吹不起。全軀肯學
楮淵生。嚼舌甘爲杲卿死。薊門草碧春淒淒。高官不換西
山薇。哀吟一曲肝腸裂。勁氣萬丈蛟龍飛。當年恨殺葛嶺
賊。恨不剗心食其肉。堂々忠義行宇宙。白日青天照遺墨。
落花寒食風雨時。展卷如對龍席安。載拜酌公金屈卮。有
酒不讀蘭亭詩。此于君臣之義亦慷慨之見及南平交趾送
送繡衣出按。有云虬髯白哲繡衣郎。驄馬南巡古越裳。城
郭新開秦郡縣。山河原是旧金湯。天連銅柱蠻烟黑。地接
珠崖海氣黃。莫說炎荒水雪少。須令六月見飛霜。亦頗見

經世大畧。而卒不終。徒負此數語。

黃淮雜詩。有云。蒿蓬相因依。飄。逐風起。風力有時息。零
落在泥滓。蘭蕙幽且清。揚輝袂芳沚。白露凝為霜。華葉亦
披靡。蒿蓬何足歎。慨此蕙與蘭。衰有餘。護猶足。奉君歡
玩末二句。希採擇也。

胡儼飲酒擬淵明。有曰。凱風自南來。颯然入吾廬。翻。下。動
書帙。素琴聊自娛。好鳥鳴前檻。竹樹交扶疎。北窓適閒曠。
美酒湛清壺。南山天際明。浮雲空翳如。身非處士似。或不
哀。

胡廣駐師環瓊圖之句。有曰。日出見山低。日入望山高。四

山宛如環。層層湧秋濤。天兵駐連營。雲霞護鉞旄。春陽被
野草。暖氣回征袍。司馬用九伐。廟畧全六韜。師行貴神速。
令肅無譟囂。勇士一敵百。泰山壓秋毫。上軍先伐謀。小醜
焉能逃。

楊士奇幽蘭在空谷之詩。有曰。幽蘭在空谷。天產異凡卉。
微旭耀貞姿。流風汎芳蕙。豈以澗壑深。顏色不自媚。所憂
蕭艾滋。延蔓雜荒穢。時秋白露降。未免同憔悴。誰能掇孤
芳。緝作君子佩。

金幼孜早發清河。有云。海色正滄涼。龍旗拂曙光。雕戈寒
映日。羽箭薄凝霜。城闕雲中近。閨山笛裏長。天兵隨殺氣。

萬里掃樵槍。上六子詩各錄其一。太平之音典是修
自別。

曾蔡字子啓，永豐人。永樂二年狀元，領二十八人為庶吉
士。上嘗面試，令背記柳子捕蛇者說，時無全誦，詔皆成邊
赦之。肩大木應工作，蔡作書陳辛苦于執政，上見書憐而
釋之。與原官，歷侍講學士，善草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御
試天馬歌，蔡先成，荷寵過，已而疾作，乃捉筆書曰：宮詹不
小，歲周非久。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賞益棺，此外何求。白
雲青山，樂哉斯丘。遂卒。

太宗嘗觀歷代帝王像，指順帝，向尚寶袁忠徹云：此又如

太醫樣何也。表稱為秀才。皇帝黃南山嘗晤忠徹語之曰。順帝係宋幼主顯之子。載符臺外集。又葉盛水東日記載有一詩。更悉。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賜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群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胃。幸脫帛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有生子。明帝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見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按

宋帝熈被執時、方四歲長、而尚元公主、後賜宴、被疑、改名
合尊、竄入沙漠、時元明宗為弟元宗所逐、失位、逃沙漠、以
姍戚故、且並適匿交深、遂以合尊所生子為子、名妥懽、已
而明宗見弒、安置妥懽於海外、方七歲、後因人言、此非明
宗子、移內置廣西、文宗死、大臣欲立其子、太后不可、迎妥
懽立之、是為順帝、非其子、三字載元綱目、非裨乘之言也。
綱目云、明宗在沙漠、納西北曩阿兒斯、蕭裔孫女、名邁來
的生、妥懽帖睦爾、繼云、時有言妥懽非明宗子、移于廣西
之靜江、妥懽之生、係元大德七年庚申、先宋太祖庚申受
禪、與陳希夷論國祚、有只怕五更頭之言、蓋理宗景定元

軍己是五庚申。順帝之生。寔是六庚申矣。此詩不知何人所作。恰與數語合。蓋洪武造鼎。則真宋亡而借宋龍鳳者。禪也。又按王錡寓園樵記云。全某者。係宋淵聖帝母舅。淵聖在元。學佛于土蕃。有子亦從其教。元主坐以惑衆。皆謀殺之一夕。全夢甥淵聖父子來訴。吾無罪。見殺行奏上帝。舅須資我筆墨。洒淚去。如此。豈謀殺者。子非真乎。王世懋窺天外。東宣帝非建文幼子。且悟合尊之說。或出宋遺黎之口云。

正統天順朝

吳施槃、正統三年、鄉試第十五、且公車、作詩留別、有紅雲
紫霧三千里、黃卷青燈十二時、又詠蝴蝶云、莫怪風前多
落魄、三春應作探花郎、己未、果狀元及第、半載卒、玩前句
似有淒清之意、後句落魄頗寒儉、時人以為詩識云、

天順七年、會試闈中大火、預試者死九十餘人、奚昌元者、
作詩紀其異、有曰、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灾、碧
桃難向天邊種、丹桂寧從火裡開、豪氣滿懷爭叱咤、壯心
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々漫作堆、

布衣成器、餘姚人、正統中、向龍泉山頂為文祭、劉忠愍球、

景泰朝

景泰中編修楊守陳賦銀荳課有日尚方承詔出九重
銀為豆驅良工个：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
親將十餘把琅：亂洒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
電敲鴛尾中官跪拾多盈袖金璫半箇羅衣綉安得天顏
一咲惟祥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有六宮中翠娥紅袖承
春風黃金作荳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中別有銀壺薄如
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荳洒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
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蓋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
錢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只在邱窮

罪情錄
卷之二
三十一

民願將銀壹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諷諫之意溢于辭外
何文淵初守温州以蕪靜稱郡大治召侍郎刑部或餽暮
金却之好事者為之立却金館病歸正統十四年起吏部
加宮保擢用人才始露詭譎之迹言官爭暴之目為奸邪
人品之兩截如此徐武功為賦詩譏曰温州太守重來歸
昔何廉退今何違却金館在己如掃掩月堂寒空掩扉人
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夫茲秉春秋筆不作
諛詞取世說

于忠肅謙平居坐側嘗懸文小山像一軸手為贊其辭曰
嗚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

天地陵谷變遷。勢殊事異。坐臥小園。困於羈繫。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不苟而全。南向再拜。含啖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後卽中張遂室。此像亦室。此贊更求水東葉盛附贊。謙初諸生時。篝燈夜半。有巨人持便面索書。謙醉大書十字。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時。巨人驚棄便面去。早視之。乃一片蕉葉耳。此二語。己是忠肅一生定評。

臨川鼻大年。以王文端直酷好戴文進畫。有云公以好畫之心好賢。則幾矣。後病劇京邸。投詩文端。有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棹少。百年公論蓋

棺。遲。文。端。得。詩。泣。下。遂。為。大。年。志。墓。

蘇。東。坡。元。九。一。結。心。味。志。痛。心。吐。淚。不。能。收。
噴。淚。秋。吟。連。林。野。佛。自。人。驚。素。面。面。去。早。歇。之。一。日。
能。出。林。暮。氣。平。谷。自。人。林。野。面。清。香。幽。相。大。香。十。日。大。
蘇。中。死。意。至。九。齡。亦。空。此。費。良。本。本。東。萊。海。所。皆。結。以。
再。蘇。舍。夫。八。是。性。出。大。情。萬。古。如。斯。海。數。章。歌。有。居。某。游。
八。亦。愈。氣。散。煙。味。心。味。哭。啼。味。啼。味。啼。味。啼。味。啼。味。啼。
六。亦。刻。石。交。參。特。親。軍。亦。生。相。小。國。出。益。壽。養。五。色。直。歸。

成化弘治正德三朝

南海陳獻章。成化初會試。雖負時名。亦涉躁進。至於破制科之休。時為老者安之三句破題。曰。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諸士無不絕倒。編修金路遂有感。作詩云。何處開新調。旂旆自不群。剪花金瑣。聞葉玉紛。巧疊空中錦。輕翻水上雲。自慚心太拙。到此不能文。

獻章以師吳與弼被徵。除翰林檢討。員外張弼以書誚之。有詩曰。君恩天地寬。臣節日月皎。無事但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何如。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頗內慙。已而辭歸。

吳劉昌成化中入南內於戊字庫見古銅物如劍而無刃
平直首微稜長可二尺濶僅寸下有靶嵌銀作童子奉牌
舞牌狀上有古弁聶家四字面嵌銀詩四句曰摸稜難斷
佞人頭碎腦翻成百倍憂解英雄生胆氣從今不用佩吳
鉤此器不知如何用之

李東陽南狩七十韻錄其寓諷之句有曰天王赫斯怒歲
晏御戎服徂東慕車攻在邑誇塗續金聲播遐壤稜威振
殊族戾止陳韞韜佚游諶黃竹於鏢貴時晦倒載斯戢殺車
馬混文執蘭館橐矢服所期各宗盟展也永親睦

嘉靖朝

王文成以僧再世之說。嘗遊某寺。一室封鎖甚密。欲開視之。僧不可。先師入定五十年。誠弗答。文成必啓之。見龕中坐一僧。儼如生。面頗類王。壁間有偈。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魚是閉門人。精靈剝沒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文成曰。此豈吾之前身乎。悵然者久之。為建塔以葬之。以是守仁講儒學而稍似乎禪。

嘉靖中。劉仕義殊不取詩。有別趣之解。因論杜家為唐詩冠冕。以理勝也。見唐子畏送人下第詩。有云皇家空設網。儒子尚懷珍。以為未免怨對。因舉唐人明主既不遇青山。

胡不歸之句以箴之。又以都穆有節婦詩。白髮真心在。青
燈淚眼枯。沈石田為改一字。謂禮經寡婦不夜哭。宜改燈
字為春字。擊節稱為入理。又極喜吉水羅洪先以翰林歸。
永豐羅倫以修謨歸。鉛山費宏以宰相歸。併錄三詩。以為
山居之樂。莫過是。洪先自詠。獨坐空亭一事無。秋風春雨
一團蒲。而今始解閒非偶。到得能閒幾丈夫。倫自詠。五柳
先生歸去來。芙蓉衣上露漙漙。不由天地不由我。無盡烟
花無盡杯。別樣家風幽澗竹。一般春意隔牆梅。老來只怕
風濤險。懶下瞿塘滌瀨堆。大學士王守溪寄宏詩。橫林特
地起高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身於天地

復何求。三峯有意當窅見。一水無聲遠檻流。試問主人何
所果。本來無樂亦無憂。守溪之句可共三而四。
費文憲宏在籍嘗構別業。身董之頗勤。一日午夢恍惚見
有絳袍冠帶者。為之題柱四語。我昔犹君昔。君今勝我今。
盛衰皆有數。何必苦勞心。忽不見。益此別業為朱柴。侍郎
故居也。宏致祭謝教。

吳中陸楠以卿薦上南宮。不第歸。過楊閩。使者索舟稅。楠
投一詩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直向東流。扁舟載得
愁千斛。聞道朝廷不稅愁。閩使赧而禮之。
邢宥為松江守。以久荒陂蕩。強責稅額。民滋不悅。有題詩

其郡門者曰。量盡沙邊到水邊。只留滄海典青天。漁舟若
過閩洲渚。為報沙鷗莫浪眠。郡中會憲劉廷美好吟。京師
歸為劉八句。時邢疑出劉手。大恨。按此詩係宋人刺賈似
道者。邢不察。而廷美亦不求白。曰彼久自知之。
嘉靖十二年四月上。演馬南城。賜宴。上賦律詩二首。大學
士張孚敬恭和云。傳宣萬乘重華^御。得賜同遊即賜茶。環碧
殿前先看馬。蒼龍門外更觀花。君臣自古原同體。海宇於
今搃一家。錫宴從容還服。聖恩莫報寔無涯。同和者為李
時方。方獻夫。程鸞等。

隆武

閣部黃道周監軍至婺源見執負械而吟過言五律八章
有已破江湖夢坐寒日月光大命扶三矢時賢惜一毛之
句時已絕粒七日作自悼造怨各八章有雲霓人望絕金
石鬼逾香得正吾何憾微名世所親之句按雲霓金石云
以死為歸名垂後世也發婺源復進水漿示同械二中
書三章有云火樹難開眼水城倦養身夫天千古事失路
一時人碧血題香草白頭退釣綸更無遺恨處燥髮為君
親二章曰搏席仍之野投對又出閨席心如可卷鶴髮久
當刪怨子不知怨閭人安得閒乾坤猶半壁未忍臨文山蓋

猶自愛其餘。生云。又作昏曉七律八章。有碌碌於今無足錄。只愁元老自身輕。身有微名藏不得。道慚善卷死何妨。之句。按身輕云。其有悔。往之未善。予自署章尾云。吾夢高皇與二宗。已著寒騷註中。記天啓甲子初散館時。夢神宗危坐甚偉。呼余近前。汝欲勝人。道在自勝。今鼎章所鐫是也。又丙子。余方賜環。夢大皇帝垂帷。閑壯繆祠。擁被向余。屈指者再。云三九四七。誠如所云。蓋指易象中命曆也。去歲余奉祠出都。以風逆泊龍灣。夢高皇厲声。卿乃捨我去。余答朝廷捨臣。非臣捨朝廷。今去五月之十日。又半載。欲使後人別昏曉耳。初發婺源。夢得五字。夷猶吾行兮。作彛。

猶八章有在行獨與旋頭近橫以猶當明月傍之句作待
命八章尾署待命猶延頸也自正月廿四日繫禁中廿六
日請命聽燕中消息有歸蒙八章尾署六右歸蒙欲歸就
蒙鼓也又拚得拚不得共十二章記者逸其十一又為
源誓將六章及謁朱廟四章其為七言絕句也新安元夕
四章尾署十二日西橋演燈甚盛念正希已歿余又被執
世事不競如此為淚下翌日遂絕粒至留都迄廿九日不
死復進水漿潦倒餘生不能執筆過新嶺吊正希四章尾
署嶺上吊正希歿聞有江天一諸賢從之足為壯氣又作
觸目二章時見一士人身纏九鎖有感尾署初至白下見

罪情錄

玉梅盛開旅次索被機不得愴然留示諸子為逢時四章
 傅君折得玉梅寄瓶中聽營中弄胡琴作有命六章臥禁
 城漸聞鐘聲遽然驚覺作驕馬十二章又有所寄作何人
 四章後夜聞鐘復理前韻作噪定十二章尾署后上三十
 二章初至厝室筆懶紙硬書不能工毛公水別駕趙淵卿
 司馬賴敬孺蔡時培二中書相持彌月正月之廿有九日
 分羈他處愴然有懷作敗鼓八章有一次相逢一惆悵前
 生可是未分身經書百部無談處中夜深聽馬蹄之句
 尾署又過十四日恐以余為死也然亦無從省其達否聊
 以示意作勝霸十章又作痴想八章自署痴想者驚奮禁

不死復思從華頂黃海卒其餘業也六十餘生脩嘗荼毒
安得翻飛千仞俯仰獨尊緬想前年不往辰陽自出潼關
豈復至此但如此世界黃華真人何能自保終一轉念愈
益其痴留禁南方固自奢於白雲尊於牖下也又作十年
八章明光八章尾署右三十四章皆示趙淵卿四子無有
寄者回筆於此二月朔引磬不殊起而慨然作溝壑六章
又作抵暮四章傅對庭晤語輒贈四章有云何人膽骨不
尋常較量荆卿張子房年少相從無得力不分圯上與田
光作思在黃海六章尾署以上三十首皆用秃筆揮之鴻
寶已死覺斯從塵宗余開顏何用然而此道水流何

可○絕○也○防○風○雖○倒○猶○留○一○節○以○問○尼○立○又○別○辭○諸○名○山○詩
缺○竟○作○正○命○詞○以○死○為○全○錄○之○垂○老○談○為○仁○了○不○見○精○緻
緬○懷○七○尺○軀○膚○髮○蔽○天○地○斯○民○既○顛○墜○骨○肉○安○足○恃○抱○頭
八○林○莽○亦○與○狐○豕○類○况○可○負○日○月○而○竊○鬼○火○氣○管○子○膠○日
時○已○得○禮○樂○意○弘○才○不○可○遇○季○亦○奚○次○孔○門○道○成○人○於
此○無○二○義○倉○皇○既○可○恭○生○死○何○足○異○顏○回○委○陋○巷○正○則○蹈
水○濟○當○此○併○命○時○要○一○無○所○繫○絲○髮○懸○華○嵩○眉○眼○照○百○世
試○問○古○成○人○成○就○無○乃○是○按○孔○門○二○語○石○齋○嘗○向○余○自○許○今
之○成○人○禮○樂○二○字○遠○邈○未○遑○是○自○寫○招○也○拘○後○諸○韻○總○不
免○心○緒○亂○三○字○然○能○悔○猶○算○近○道○請○以○張○司○馬○公○著○見○收

遺○句○並○觀○分○數○固○自○在○也○黃○太○樺○景○昉○夾○之○以○詩○二○首○有○魂○
無○歸○關○處○膚○是○杖○廷○餘○又○墨○銷○存○篆○蹟○八○削○想○羸○形○之○
頗○合○

魯監國

任光復初名應復紹興人扈舟山歷省員至太常卿舟山
敗脫婦諸義死咸有詩紀事挽在制尚書李向中者曰驚峰
何處逐飛埃星隕秋空咽暮雷九代尚貴司馬志長茂肯
為故人迴自來刺好黃剋髮此去寒苗碧血灰李死烈于
水佑臨刑

有句血比甚和碧慷慨從容同一致浪淘千古重徘徊挽
選期涅死灰故云慷慨從容同一致浪淘千古重徘徊挽
馬霞丹有曰式微莫慰孤臣老又是厓門祇自憐六載波
濤空羽檄半生金石絕常編雪交有句誰吳隱雲渡飛書
重魯連就義從容追烈烈伊爭媧氏補崩天光復又有柱
聯二語假咲啼中真面目新歌舞處舊衣冠又吳孫嘉績有

永曆

豁堂和尚、已受法杖錫寄西湖之淨慈寺、不專言禪、與覺
浪同參、台諦以是儒者多能教、尋以松江鄒貞生被誣連
及、蓋度貞時有云、善知識、北人誤聽為鄒貞生也、余弟道
為出豁堂君山一律見示、詩曰、廿年悵望一登臨、風捲塵
霾浦溼深、萬里江聲來浩歎、九秋木葉動悲吟、橫開海口
吞天地、崛起峯頭睨古今、何幸相逢焚爨後、蒼江猶飽歲
寒陰、卒以無寔、豁堂脫貞生亦免、
中人毅監國中、以貞例擢兵部主事、申酉之沒、落筆不輕
示人、閉室而哦、嘗作述忠詩、潛示錢武山、有曰、風波填閣門、

蕭屑勤秋字。萬里孤臣跡。播笏呼明主。羅浮業榛莽。驚鷺
歛華宇。後橫九還灵。安能起瘠倭。夢空呼號。皇天反赫
怒。百骸拚一跌。斥遣徒喫咻。斗仍點蒼岩。難為鰲足挂。楛被
仰雲霄。藁帶待煦。顏陽翳重霧。空教淚如雨。哽咽辛與
酸。湖烟冷門戶。幽泉婦誰吊。離索兒誰撫。轉輾楚甸間。夷
羊幸潛土。鳴鏡振方城。灑氣弭毒席。蒼輪一運旋。吾業豈
終腐。此篇摠為滇道。臣指澹歸金堡。時堡子尚臣。晤武山
座。周臣為言毋克。故次及之。

得堂味尚

受志林

西

不長言

軒

議論逸

小乘有云國初有詔凡命名不宜犯先賢原諱歷代國號
最辨釋道二教洪武中東川戾胡海第七子名和尚第八
子行者翠昌侯郭子興次子名官僧永樂十五年丁酉福
建鄉榜有頌佛童楊佛童薛佛劉童等中式頌名而思不
止於犯而亂教所自始矣相傳尚書胡濙為天池僧轉世
太原王瓊為西蕃僧轉世又王守仁輪迴不免故其學崇
儒而稍似禪按前代文天祥正氣歌其學為儒最真乃名
其二子曰道生佛生蓋前輩已三教不加明辨矣何況後
世

鄭晚今言云、洪武初建大本堂、上為之記、延四方名儒、分
番直、與太子親王、如家人父子、商榷古今、評論文學、英
廟冲年、大臣不能循守故事、專務尊君抑臣、已非祖宗之
舊矣、王文恪晉云、今即未能畧君臣之儀、而敦師友之分、
如使官僚日侍左右、從容答居、隨事諫正、不使邪人得預
其間、官僚不端、三師糾之、三代所以久長、用此道也、
副都御史吳訥、嘗論洪武中京官俸全支、後以營造減省、
遂為定額、不復至、正統中、御史月支米乙石五斗、不能贖
八口、貸不償、訥疏請增俸、
陸容嘗論兵制、謂漢唐宋率馭兵於民、老則放歸、明以謫

發罪人充之為長生軍最近千餘里南北場調非其土性
死傷逃竄勢所不免况經謫發必係奸民詭譎百出無恠
什伍之虧額也。在京止府軍前衛幼軍但終其身不世旗
手衛永樂間有逃則子孫句補之旨故亦老死不逃
葉盛有云學士大紳為元鄉貢進士周甲墓表所云宋承
中華之統治幾于三代不幸金遼二鹵藥牙其間至元氏遂
以彛翟入而代之誠有天地以來非常之變比或自洪中
作若盛伯中固以立則元人也時危素在元建言脩宋史
以立上書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
宋媿漢唐有光遼金比元魏猶歎或曰金嘗甘心于徽欽

靖○康○統○絕○則○今○當○續○之○臣○愚○以○為○準○于○春○秋○之○義○周○之○統○
不○因○幽○王○東○遷○而○絕○準○于○綱○目○之○指○晉○之○統○不○因○懷○愍○青○
衣○而○遂○亡○聖○賢○繼○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書○上○
不○報○伯○中○復○上○書○與○固○指○頗○合○同○館○譚○謂○布○衣○狂○言○危○素○
深○是○之○而○不○能○主○葉○盛○以○為○與○楊○廉○夫○正○統○之○辨○頗○有○閱○係○
靖○遠○伯○王○驥○語○沈○靜○陣○法○曰○兵○五○人○為○伍○中○一○人○執○小○旗○
為○東○西○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生○中○一○人○死○四○人○亦○從○之○矣○
積○五○為○二○十○五○人○號○一○隊○中○一○人○執○旗○稍○大○死○生○如○前○法○又○
五○倍○之○為○一○百○二○十○五○人○再○倍○為○二○百○五○十○人○號○一○營○死○
生○如○前○法○半○為○奇○兵○半○為○正○兵○積○五○營○法○亦○如○前○合○共○二○

千五百人。為一師。內分各半。為奇正。而摠之以中軍。此古制不授之道也。世皆野戰。鮮能諳之者矣。

揚一清制府襟錄云。固邊城。火器最良。失其制。內降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無敢試者。更製二將軍。分發應用。不但以守。可以二駟。駕一。隨中軍。又論營陣。有曰。既按舊規。須知變動。如衝三疊畢。再衝旋陣。下一條邊營畢。變三才營。又變五行營。又合為四門斗度營。須分而不缺。合而不亂。或地利有險。妨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務使盤旋拒捺。坐作進退。應援追截。悉視中軍。指揮隨意生發。又曰。布陣太疎。或敵乘隙而入。太密。則人馬擠塞。不能旋轉。故須按

古法止則為營。行則為陣。陣中有陣。隊間有隊。營中有營。奇
正常變。廣狹離合。莫妙亂而不亂。且須人存戒心。不但習
人。兼且習馬。衝敵方向。悉听管馬官。東西來去。如運左右
手。始能捷應。

高岱論國初略定河東。謂燕京既定。自居庸略宣大。或出
紫荆。皆可竟持太原。而迂之從澤潞者。何也。蓋北則真保
河間未定。南北有道梗之虞。西則懷慶陝州未安。大梁無
息肩之頃。唯出此為萬全耳。擴廓還救太原。進退失據。莫
逃于大將軍之預籌。常遇春郭英既能出奇制勝。而李文
忠又復便宜掠勁。所以大都完而中原固。無得而或失之。

惠論戡定閩中。有云山陝大敵。李思齊。張思道。擴。麴。三人。如賀宗哲。孔興。易興。耳。大將軍。連兵入中京。未嘗少。以。獨。隴右之克。部曲多殘。王保。之以也。太祖常。保。奇男。子。究之。連。沙漠。不為。巨國之。保。奎。卷。天子。不得而。殺。之。噫。裂矣。論。遠。平。滇。南。有云。太祖初。諭。傅。友。德。興。師。及。後。許。詔。勅。凡。里。地。遠。近。處。所。險。夷。與。夫。兵。將。分。合。之。机。攻。取。前。後。之。勢。歷。如。指。掌。雖。長。其。地。習。戎。行。者。無。此。悉。嘗。為。之。說。曰。才。不。及。諸。將。而。樂。用。其。才。者。漢。高。祖。是。也。才。過。諸。將。而。亦。樂。於。自。用。其。才。者。則。漢。光。武。唐。太。宗。是。也。才。過。諸。將。不。自。用。而。善。用。其。才。者。高。皇。帝。也。

高岱又論分藩有云太祖灼惠宗不終凡父能知子而况
太祖易儲誠願及後世而奪於正論姑強燕以聽之耳壬
午出奔其事雖曖昧未足盡信然為是說者必當時有見
於高祖之微意云云論靖難有云机事久泄情態盡見先
子所不足忌之國而使燕得練兵蓄威從容為備蓋人謀
之疎亦正天命之有在也未及改元諸王概以得罪以忠
厚試其不仁豈有當哉又云房昭一出紫荆意擾保易燕
王即令班師顧根本也然而失先後之權如線索出一手
當盛庸相持未決之時楊文出山海紫荆復乘之而盛庸等
綴之于前使燕前後衝決亦一道也而未經成算雖至計

亦○敗○案○矣○所○為○各○自○為○戰○偶○或○一○勝○皆○非○尚○也○若○太○宗○之
用○兵○與○太○祖○異○太○祖○立○不○拔○批○諸○大○敵○而○始○走○大○都○燕○王
以○親○藩○一○搗○金○陵○便○可○無○敵○盖○各○藩○各○有○隱○慮○不○相○為○難
搃○是○此○家○人○反○戈○未○便○不○忠○六○十○萬○百○萬○徒○資○燕○耳○景○隆
賣○國○肉○不○足○食○猶○需○忍○不○忍○付○法○將○之○法○如○是○尚○能○國
乎○方○黃○咸○以○景○隆○文○武○才○坐○不○知○人○純○忠○何○濟○論○犁○庭○有
云○文○皇○好○大○不○無○勞○費○然○後○世○侵○邊○不○敢○持○報○仇○之○說○每
啓○非○分○則○漠○北○五○出○厥○有○淫○威○大○抵○彘○中○仇○殺○中○國○之○利
文○皇○亦○適○乘○其○時○耳○至○於○南○交○之○役○似○屬○喜○功○祖○訓○所○不
許○也○益○交○趾○以○補○大○寧○徒○兩○害○無○一○濟○也○獨○後○之○棄○之○為

狹小前烈夫漢唐豈非度內處之乎又論麓川之役云此
所為病輕而重療也沐晟罪大追封王爵胡為王驥不能
珍滅渠魁竟從姑息得免於罪幸矣何至邊膺茅土使如
劉球之言移此心力經理西北或可預料已已之難驥稱
名臣不免喜功非純報國者矣

王新建有云招撫之說可偶行于無辜脅從回心向化之
徒不可屢施於長惡怙終佯服曲從之衆即一行之尚當論
情罪之輕重虛恩威並行若曲庇新欵禁民不得報復殺
人父兄必令子弟不敢一言所以華林姚源乍平未幾復
有橫水左溪瀕頭之難

田汝成爲廣南藩臬者十餘年論治蠻苗有曰此地少催
科獄訟之擾而卒然隳突繩以土酋獷悍抗敗王略送節
比起法令格閔而不行雖欲羈縻漸不可得今之仕者率
樂中原惡邊遠秉鈞者更因之半由遷謫之科不則朴懦
無援者也夫遷謫者抱憤躁之情朴懦者寡統御之略措
鈍器于盤錯之交鮮克辨矣非廉不足以彰威非信不足
以立約非才不足以排難解紛非久住不足以諳土俗練
兵机其若撫綏缺狀賞罰無章者以墨守敗績其賢者以
避嫌邀名二者異轍而同敵良可憂也又論岑猛跋扈盛
慮期以私望當猛大逆何以伏其心王新建姑息盧蘓訖

事○使○西○江○腐○心○又○不○可○解○新○建○曰○田○州○之○役○非○我○本○心○叅
將○余○恩○亦○云○陽○明○未○竟○之○功○至○於○岑○猛○寔○伏○誅○而○奏○病○死○
賴○受○大○勲○漏○網○而○盛○稱○其○功○則○又○何○也○員○外○吳○鼎○曰○桂○萼
遭○時○際○主○意○非○立○奇○功○不○足○賈○重○後○世○于○是○起○新○建○思○田
以○意○指○授○之○而○新○建○直○奏○尾○稍○之○及○之○竟○忤○桂○會○守○仁○卒
遂○以○他○事○發○怒○誅○其○勛○名○又○論○斷○藤○峽○有○云○藤○峽○府○江○相
為○表○裏○治○藤○峽○宜○速○治○府○江○宜○緩○大○率○諸○蠻○多○縱○而○思○法
戇○而○易○欺○衛○所○之○官○世○長○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動○丁○剝
而○戶○漁○之○食○粟○衣○稅○視○為○私○人○危○言○毒○氣○不○使○一○叩○公○門
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為○之○掩○慝○埋○奸○透○引○剝○掠○一○不○當○意

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聳動官府乃不加察至于單軍輕
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夫在內曰奸在外曰宥御宥以德
御奸以刑昔人言之矣凡提督守巡分隔而情跡寡謀怯
胆彼構浮言警嚇乃益令蜩縮若有罅可投其以珍其一
受結納則視我奴僕矣又論阿向有云玉石俱然以戒攻
城邑勦村堡者耳若其負固一隅首惡未擒而禁殺逸賊
是自貽戚也書生不諳軍法往々如此又論孟密孟養有
云二孟之亂譬諸蔓草樹以中官灌以閣輔滋長之者多
矣麓川之役所宜大創而論者歸罪王振之專權逞志夫
振罪固莫寔獨此舉義正言順不可概非至潞江敗曦沐

最寔係罪魁。李文達云：初不遣晟，故敗。言失寔矣。特以引
慝自殞，得蒙贈謚。若夫王三原之作忠敬廟碑，則又文過
意多。

李清論太宗之為成祖也。自世宗始。世宗以興猷，故欲不
桃其父。而故先存大皇。弘光中，廷臣黃道周有疏，但稱太祖
太宗，不以太宗為成祖。給諫清又曰：此欲以唐案律明也。
唐世民寔創業，靖外功，燁甚。文皇止靖內功，不過比于建
成元吉之誅而已。唐太宗宗我成祖之手。
張煌言始終報韓論曰：自古稱張良，始終為韓。先儒論之
詳矣。今世仕鹵庭者，多借此為口寔。以建州因常驅賊，遂

以沛公曰秦子房事漢為擬噫何其不猶之甚也夫子房
在韓未常通籍也特以五世相韓散金結客于時六國已
無餘燼矣博浪一椎不過抒其憤鬱無聊之氣豈謂其必
能碎祖龍之車也藉令偶中而扶蘓尚在蒙恬輩皆宿將
咸陽之火固未可覬覦也迨副車誤擊下邳潛遊子房智
勇亦幾交困然而鎬池壁返群雄共起亡秦子房更出而
將兵略地與沛公遇於留以兵屬焉韓尚未有王也迨沛公
至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子房求得韓諸公子而曰橫陽
君成賢說梁立之子房遂以梁司徒徇韓地其從漢入關懷
王命也夫曰韓者秦也曰秦者楚與漢也子房仇秦則欲

○曰○秦○欲○亡○秦○則○必○德○亡○秦○者○若○是○乎○德○楚○則○宜○事○楚○德○漢○
○則○宜○事○漢○何○必○韓○公○子○又○何○必○韓○司○徒○乎○且○韓○王○成○不○過
○諸○公○子○非○真○當○立○者○而○子○房○卒○相○之○欲○僭○之○國○嗟○乎○斯○其
○所○以○為○抵○韓○也○且○羽○留○趙○王○彭○城○勿○遣○而○韓○司○徒○不○得○不○徘
○徊○以○觀○其○變○觀○史○載○漢○王○歸○國○子○房○送○南○鄭○辭○歸○奮○以○燒
○截○棧○道○此○時○雖○為○畫○策○尚○未○委○贄○也○未○能○楚○竟○廢○殺○韓○王
○子○房○間○行○歸○漢○于○是○不○得○不○以○仇○秦○者○仇○楚○既○仇○楚○不○得
○不○借○漢○以○滅○楚○然○子○房○終○不○欲○用○於○漢○乃○擇○留○以○自○謝○辟
○殺○以○自○詭○焉○然○則○楚○不○由○韓○王○子○房○固○不○為○楚○用○楚○不○殺○韓
○王○子○房○亦○安○肯○為○漢○用○耶○或○曰○子○房○常○阻○漢○為○立○六○國○後

矣。為韓者固如是耶。抑知漢王還定三秦已無公。子成矣。懷王孫信又齷齪不足輔。使酈生計行而漢益弱。漢弱而楚終不得戢。韓仇終不可報。子房之為漢蓋有大不得已。于是而間歸。至于我朝則大異於是云。下不錄。又為李陵論。有曰。世以李陵報蘇子卿書。出自史遷之筆。蓋欲掩其保舉之失。而所云欲得當以報漢者。卒無有也。余謂不然。余觀其河梁諸什。未嘗不歎風波之失。所而瀏漓感慨。無一對漢之詞。是亦豈遷所偽製耶。即就陵當日之事而論之。方陵之出塞也。初非強塲不靖。而亭障不守也。武帝特欲示威于四裔。故窮贖其兵。千里而趨利。陵不過偏裨。提不

滿五十步卒。深入荒漠。殺傷相當。而又鮮飲飛貳師為之後。劫其勢固已危矣。迨矢盡刀折而後降。志亦可哀矣。夫陵之罪在不能死耳。與棄師辱國者。稍有間與事仇噬主者。更有間矣。而漢連坐之不少。償則安望陵之能為朱序哉。設令漢武聞陵之敗。臨軒而歎。側席而思。為之恤其母。撫其孥。或誤傳陵已死事。更為招魂以祭。馳典以贈之。陵雖犬豕。當必愧悔自裁矣。敢忘漢恩德哉。夫何功罪不明。陵卒以族。無恠乎論者之謂漢少恩也。倘陵而心懷送節。氣結重誅。或教匈奴以盜邊。或訶華人以助虐。不特子卿故節難留。雪窖而匈奴控絃十萬。直可以長驅中土。豈僅一烽達耳泉而已哉。

然陵於子卿之歸國。纏綿反覆。贈之以詩。而曰。陵之罪。上
通于天。其亦可哀也已。夫陵當漢武時。起偏裨。提孤軍。出
遠塞。戰敗而降。族屬輒蒙顯戮。當日士大夫。無一言為之辯。
解唯司馬遷稍言之。而亦下蚕室。此足見國寃之有常。
而軍律之不可違也。假使陵荷節鉞之重。會匈奴。鳴張玉
門。淪陷漢家。掃境內甲兵。以託陵。不幸而被圍。遂倒戈。解甲。屈
膝偽庭。則其罪何等也。又使陵受賂。邱之珠。恩冒祭。賻之
異穀。而乘潢池。弄兵反戈。相向覆之。宗社豎之衣冠。甚
至帝以芟刈之子孫。黎民則其罪又居何等也。由此觀之。
陵之罪。不當末減。而平反之也哉。云々。下不錄。

勞堪憲章錄論北京形勢。謂三衛不講。則宣薊阻而遼東之右臂不伸。豐勝不講。則山陝隔而甘肅之左顧必誑。此往事第一恨。自大寧不復。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可合。花當柔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不歸。宣大之士馬宜勵。成和之間。一不籌。乃此往事第二恨。偷玩既久。羣孽乃滋。太原警則增忻代澤潞之守。而城寧鳳之塞。洪蔚廣昌警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左右瞻顧。竭蹶不遑。此嘉隆之大患也。

嘉隆之患。在於宣大。而不在於遼東。宣大之患。在於不講。而不在於不守。不講則宣大之患。不守則遼東之患。此嘉隆之大患也。

諛諷存

方國珍初起時。元例塞外人得為正印。中原徒佐貳耳。已而正印貪殘。佐貳因之大率為之通事者。真誘至此。台溫處揭竿大書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番打不反待如何。

偽吳張士誠任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為參軍。日携蒲酌飲為樂。姑蘓為之諛曰：張王做事業。只憑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壘仲清介自守。劾奏布政使薛大方。反連壘仲事。白還任。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再來天

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至弘治中。黃州知府盧濬。清。廉。去
職。而曹漁繼之。有揭於府壁。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漁重到
地無皮。蓋反所前句也。而善否見。

太祖微行。遇一監生酒家。問知為重慶人。舉一聯難之。千
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監生應言云。一人為大。大功大
業大明君。無意中。却似蒿呼。明日。遣內侍。迄得生。立命吏
部授某按察使。

洪武中。上偶至一驛。見小兒充役。問之。對曰。父役死。兒來
代父。年幾何。曰七歲。識字否。曰甫就塾。上以一聯屬對。曰。
七歲孩兒當馬驛。兒應聲曰。萬年天子坐龍庭。上大異之。免其役。

藍玉以酒果訪鐵冠鍾山之盧。以其簡易不恭。酒半。酣。戲。曰。吾有一聯。請道人屬對。大言曰。脚穿芒履迎賓足。下。無。履。無。履。者。示。無。禮。也。時。玉。所。持。椰。瓢。杯。跌。剝。曰。手。執。椰。瓢。作。盞。尊。前。不。鐘。通。人。意。微。警。之。時。玉。心。眷。朝。廷。甚。無。後。顧。遂。亦。不。疑。

夏原吉。永樂中。以尚書與某給事奉詔治水。一日。同宿天寧寺。給事起如廁。行疾。夏譖之曰。披衣靴履而行。給事給事。給事應聲。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陳剛中集有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之句。楊東里集有人從門內問公向水邊。公之句。皆拆字之佳者。

天順癸未春，御史焦顯監場，有火災。時人語曰：「御史原姓焦，監場被火燒。」按宋末曾有「不因南內火，安得狀元焦」之謠，偶湊甚奇。

韓雍以珠慧喜用調笑，偶與夏塌飲，令各拆一字，以誘語足之。倡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誘云：「有福之人，伏侍無福之人伏侍人。」夏云：「葵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誘云：「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天順初，言安好事者，為其鄉公評一律曰：「可咲言安諸老臣，不營名節，只營身。害民楊稷監中死，誤國陳循口外軍。」

劉儂休官稱手段。蕭滋臨老戴頭巾。看來衣錦還鄉者。竹
儉尚書第一人。

練綱吳人。以進士為御史。彈射不少借。都御史陳鑑自都
還里。綱以舊屬。謁問朝政。鑑曰。平常綱即以二字為誅謗。
廷劾鑑。詔推詳二字義。翰林以中庸二字覆解。平常得免。
會眉人歐廉長於吏牘。時人語曰。練綱口。歐陽手。

成化末。朝士口號一絕。曰。劉吉短喪終不言。萬安富國未
為安。晏翁九塞賢才路。龍子專開賄賂關。語雖俚。可為公論。
弘治中。有選曹之謠。王寶不受寶。黃金却愛金。二人不逞。
雖為貢欽。時文選郎中王寶清。而稽勲黃金不謹。浙江知

府陳以相善。遙迎御史郭登庸。好自奉。語云。金帶駟丞陳。以相續衣。太監郭登庸屠家宰瀆。致仕歸。都門送竹詩。盈篋不及檢。歸與親友啓。請之內有匿名詩一律。詩曰。吏部衙門如海深。誰知曲徑可追尋。望風長下安仁拜。盈橐時存陸賈金。五六云。滿朝文武皆如此。想是神州可陸沉。屠大慚悔。

弘治乙卯。南京有代筆兩提。時人為之語曰。有錢買得鬼推磨。無力却教人頂缸。吳江以刑部復命。或語以答旨。音口須壯。辭殿勿背上。果得羨遷。隨有二聯。謔之。高叫數聲。驚動兩班文武。橫竹絕步。咲迴萬乘君王。

况鍾為蕪州太守，得民考滿去，士民為之歌曰：况太守，民
父母。早歸來。一田嬰。又曰：况青天，朝命宣。早歸來，在明年。
吉水龍遵叙以御史左遷為嘉定知縣，時兵淞之水於江
口，龍與父老議曲濬之，復開支河，江通利及秀縣，有河夫
掘得一石碑，長尺許，上刻六字曰：得一龍。江水通。一時駭
其應識，以能擢守徽州卒。

弘治中，西曹有口號一雙狀元子。兩個探花爺。時主事張
恩，父尚書昇，主事王守仁，父學士華，皆狀元也。又劉鳳儀
子內翰廷相，李瓚子內翰龍，皆探花也。又一口號魯鐸分
南北。朱袞別姪姪。蓋壬戌進士有兩魯鐸。一籍湖廣，一籍

永平一貌寢。一白晷。又丙辰進士同榜有孟春。季春。夏。周昇。李西涯為之。聯曰。孟春。季春。惟少仲夏。昇。周昇獨無。高。一席大噓。

壬戌以脩會典成。內閣劉健奏陞翰林學士十人。時禮部尚書六人。謝遷以禮部入內閣。張昇掌部事。元守直掌通政使。賈斌掌鴻臚寺。崔志端由神樂觀道士掌太常。并南京六人。京師謠曰。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五個白丁。五人係閣臣。萬安私意選為庶吉士者。故云。於是又有口號嘲翰林者。聯曰。一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在早朝。而又有失朝者。罰運灰炭。佐工。李西涯因續二語。更

有運仄并運涼。翰林身上不曾饒。

正德初京師有諺云。西涯不及東山好。東山壁立西涯倒。

若把西涯比東山。西涯滿目皆荒草。西涯者文忠李東陽

也。東山者劉忠宣大夏也。

一給諫建言軍。郵重。大內一款。京師士大夫好穿馬尾襯

裙。營操官馬偷拔落。髒有。誤邊計。又一給諫疏稱急。社

稷。北鹵款塞。社稷傾危。急招納粟。蓋因考選兩衙門時不

以通達時故。但憑體貌。舊有諺云。選科全不在文章。但要

鬚鬚與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漿得硬幫。或云奉

化應復平考滿。吏部試論。以貌寢不入選。感作此。揭于吏

部之門。不書名。冢宰知為應作。覆閱所試。陞考功。即歷方伯。南京守備。太監劉瑯。歷鎮。貲積萬。而好丹爐。設供玉皇。閣蓄方士。其中瑯有玉縑環。價百鎰。方士請上之玉皇。而私竊之。或嘲之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縑環。

嘉靖中。張孝敬。犯衆怒。京師為之謠云。扯長弓。射殺人。忽了一心。伏王不正。撒了頭。擠三族。我見這等文章。苟也做不成。蓋拈張璁字敬。四字嘲之也。聶豹為學不精。物論大乖。或作一律。貼蘓州治門。詩曰。陽明好党家。如林罪惡無。如聶豹深。偽學預為提學計。冰山空結見山心。桂萼字見山。雲存豹。弓

長暗送三年積殺生吳張奔元木子平分十甕金豹封金
名膳父李通判知之說千金免于甕託
言妻病乞十二瓶婦署只有老天欺不得如妻無子妻多
淫。或曰楊南峯作

萬曆丙辰會試第一為沈同和以第六趙鳴陽傳述事賦
鳴陽削為民同和坐戍吳人諺曰丙辰會錄斷公絕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夢兆

王溥、洪武初為中書左丞。微時避兵貴溪山中。失母。覓不得。歷明十五年矣。忽母與夢告以所在。悉遂望之。曰：非巖非穴。厥得朽骨。乃號迹母言。至其處。居人尚有見其母病不能行。自投井中。死時井管有鼠竄出入。溥懷果濟得母骨。所云非巖非穴者。井也。

謝員字友規。鄞人。洪武初以戶役起充浙江憲司吏。善屬文。有鳴窮集嘗作口神答託之於夢。其詞曰：己巳之秋。予改隸兵籍。晨自龍江之次。早巨亦抵姚坊門。罷極有漏二十刻。夢一神人。報如其形。凝如其聲。瞋色盛氣。指予曰：吾

寧汝仇。何毒我之甚也。予矍然不知所以。神曰：吾托形汝面。居中嶽下山林間。我口神丹朱也。余曰：子神而尸余口。是子毒余。則毒子何若。神曰：請為子數之。啓明在地。翰音未舒。葶坐而食。飯糲蔬菴。略弗下咽。子強致吾毒我。一出。廁徒旅。儼然就徒。或驕而歌。或悲而吁。顛撼莫合息。窒而行毒我。二也。衆其舉任。子肩非勝。衆呼倡子。邪許以仇。奄。綴息叩。聯聲毒我。三也。弛檐作肆。我謂稍閒。號吶以慟。於邑而歎。異體之勞。而予之煩。毒我。四也。徃復三舍。繇所踵。曠。偃投圭草。浙炊是親。復飲食。予猶昔所云。舍此。四毒。覆而詐。若之何。比暮而猶。予勤也。膏臍弗耀。日眩。

弗舒擁却擁几。復書於劬。兀。斲。伊。吾。使吾屬羅
千帙。貞正輪之徒。舉頷。為而搖。燭。為而歎。爍。為而
焦。吾苟非子。仇何子。毒我之饒。耶。吾見托形於他人之面
者。食前方丈。已餒羶薤。左絲右竹。已饒宮商。代言敷奏。已
宣詞章。君則漱乳。覲則含香。滄津流潤。輔醫生光。此固富
貴者為然。至托於貧賤者。視我猶愈也。彼歎則不哭。勞
則不讀。乞自孟矣。亦饜膏腹。獨我不幸。而為子所毒也。予
復之曰。子之言止是乎。吾惧真有毒于子也。言苟止是。則
子之托形於吾。乃大幸也。而非有毒也。吾語子大幸。設子
不幸。托形於便佞之人。截善誦。營。忒。伎。如黃覆邦。危機

生屬。則人將惡子。而日子為利矣。設子不幸。托形於亂世
之人。卷智囊括。束鞞膝絨。下禍之熒。上諱之監。則人將戒
子。而謂子為藉矣。子又不幸。托形于深中之人。鬼域幻詐。
率狙詐。譎謀以秘蔽。害乃昭發。則人將異子之滅。而併軀
之滅矣。其或傷于鞞。而擢羅于。悖於詈。而技正倫。怙于不
順。而斧帛賁。是皆若屬之不幸者。其毒若此。而子不聞乎。
今吾之處子也。食必正。茹必壽。哇不義。謝嗟來。是自子而
入者。無違。而子可無粗糲之辭矣。道法言。頌雅詩。禁躁妄。
屏夫離。是自子而出者。咸宜。而子可無劬書之說矣。羨味
雖不足。猶暮鹽而朝糞。有言雖不信。猶正理而達辭。用能

守如維而善千里之樞機。凡此數者皆子之大幸。碩謂余
毒子。何是非之背馳歟。若夫勞而歇其事。哭而宣其悲。呼
以相其力。吁其洩其思。是皆人情之常。吾不虞子之栖
也。於是口神忽縮。內頤噤不得語。慙謝而退。予亦遂寤。則
趣。五鼓而自公。召之者在戶矣。亟召墨卿錄其所憶。秉
檣與緯。復趨厥後。
弘武十八年及第。己首取花綸。上臺雙絲墮地。乃改丁顯
第一。蓋綸止一絲。而顯日字下並絲也。墮地為及第云。
永樂十九年及第。二人。初擬劉矩。上夜夢有白鶴翔於空。
來止殿上。遂以尊鶴齡為第一。

永樂中有公車得夢。或告禮樂征伐二語大喜。二為之過。過後以進士膳部與宴。上曰。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戒奢也。膳部憶夢中二語。以荅上大悅。立陞禮部侍郎。

正統四年。殿試已擬崑山張和第一。施槃者。在夢百人擁一棺前行。繼之號泣。會上使黃門密偵和目有青。置二甲一名。而易槃。未半年卒。

正統十三年。殿試上夢三教人伏謁。復得彭時第一。時係儒士。次太常道士王一居之。徒陳鑑。隨父戍蓋州。流落為厨役。後屬道家。次慶壽寺書記岳正。先是永濟縣進冊官夢彭時第一。或語時。不信。又有夢岳正第一者。或語

正正日若夢可據先屬彭公矣。今科寧有兩第一哉。後正首會試而時首殿試。果兩第一。

侍讀學士張益死。土木其孫榮以蔭百戶。馬於邊。過土木祭益。悲泣。夜益見夢。向榮索紅紗馬。早起。忽報後隊紅紗馬死。奇之。及歸。有老漢嘗從土木者。云今所死紅紗。故益所乘。得逸歸。是後祭益必祔紅紗。

景泰庚午冬。吳江盛晟。字允高。偕同里章表。弟格。又公車二人。至山東某驛。晨獨後驛。柴甲出迎曰。公等五人。豈尚有一衣。編者。後和至乎。衆訝之。柴曰。夜夢一老人云。明有五公車。衣編者。于某為恩主。毋棄。柴遂款五人。而于

景奮奮甚。衆笑之。景竟以二甲授御史。俵馬山東。遭柴坐
驛馬之故。逮獄。景語主獄者釋之。不可。乃竟手裂其初讞。
主獄不得已。從之。而柴乃官驛如故。

景泰五年及第。一為孫賢。先一科庚午。賢公車宿彰德。
驛。至夜夢驛門標狀元一幟。朝得賢大敬禮之。賢聞夢。
頗自負。試禮部。不中。歸。不敢入此驛。乃至甲戌。而果此夢。

是年陝西刑簡會試中式。方傳臚大諱。前定前定。問之云。
曾夢某名列。孫遇賢榜。時彭華為會元。竟謂此夢無據。反
孫賢首及第。始知遇孫賢而携也。造物弄如此。合榜大

駭。

陸文量容天順乙卯赴會試夢至一寺僧出卷求題文量
時未工詩餘體輒援筆題與止記其半云一片白雲人留
不住一座湖山人移不去翠竹吟風蒼松積雨此是怡情
處歸讀書海寧寺僧文公出白雲窩卷求題宛如夢中癸
未北上又夢人贈詩一絕一篙春水到底渾入指不見波
濤痕霹靂為我開天門至期闌火第三句驗渾不見仍是
不第之兆癸巳入職方夢訪李內閣賢題其壁云浴日青
山雨文天碧海霞巨言甘主聽騎馬在還家戍戍在武庫
夢為小詞云風剪之花枝偃鈴索一聲驚卧犬可人期不
來明月珠簾捲乙巳居憂又夢一詩海中種珊瑚遠意為

兒女十年失採掇。一枝遶如許。

唐子畏註誤後。嘗向閩九仙祈夢。神示唐中呂二字。歸以問王文恪。荦亦莫能為解。一日過荦山中壁間。偶揭東坡滿庭芳墨。搦上有中呂二字。子畏驚急告王。此夢中所見。因請之。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知之句。子畏默然。纒五十有三而卒。按此詞前後文氣不傷。身在黃州。便擬歸去。何至以促算為感。強入二語。殊敗興。不似東坡本色。豈真為數百年後唐六如作識乎。且中呂者。調也。滿庭芳者。曲名也。大書調而以曲名離書其下。絕無作詞本指。此東坡手書。乃失五言之体。開手率用二字。便以為他日作夢。

地不可解也。

成化乙未，丘文莊為會試副主考。文莊初夢見大浸，浮來一物似鼈，以三箭中其首。時鰲居洞庭，發解。鰲音同鰲，揣必鰲中第三。己而果然。後文莊薦鰲為學士，復薦為少詹事。鰲謝曰：「所云三箭者，驗矣。」又張黼十九歲前夢登第，在狀元之前一名，疑之。是科會試，居十五。費宏者十六殿試，宏為狀元。宏時年十九，得夢時宏猶未生也。

成化十六年，侍講李東陽與沈馬羅環出典南畿秋試。李夢門報貢尚書來謁，袍笏儼然，託以其孫，願列榜末。李唯以告羅，云：「閉關乃有夢中，閱節不為意，及取舍定。」

李又夢尚書來謝小孫已蒙文字知矣李又語羅心疑比
拆卷首選乃寧國貢欽詢之寔前元尚書師恭之孫也

成化癸卯費宏年十六登賢書北上其從父曰此行若不
利當卒業北雍俟後科果以上雍甲辰殿試第一歸問故
從父曰吾得夢之子北監領籤書彭時二字時為狀元
宰相今及第驗矣未知他日勉之時卒官謚文憲後宏果
再召入閣亦卒官謚文憲北最奇

成化中福建霍童鄉有古墓里豪買得偕山人往視欲發
而葬其父是父夢神人語之曰汝曉得孫文祥否勿發豪不
知孫文祥何人往叩士大夫徧或曰福寧志有之內云文祥

福寧人，館於浦城。歷霍童。日暮，有村老夫婦留宿。半夜，聞夫婦哭聲，亟問之。曰：吾兒貧，欲賣吾宅。文祥曰：勿慮。吾為老謀之。至晨，則荒塚也。大驚。適見一寒子從豪僕數人，舂鉢至果，欲發墓。文祥脫館穀資之。數日後，夢二老前拜謝。謹上二鳳雛相報。後生子，長曰附鳳。次日，翌鳳並登科第。隰任里豪聞之，曰：報應如此。吾安敢葬此事。寢。

饒州芝山驛傍有晏公廟，其神忽降箕言禍福。郡紳劉藏紅葉訊之，箕書袖中紅葉好題詩。他事皆驗。劉正直云：晏公向不見箕，汝非其神。急吐實否。吾牒遣汝。是夜，夢一微高云：某溺於廟下，無歸。假廟神乞食耳。明日，劉為具牒城隍，令歸。

此商已而商又夢中來謝。且云自愛。公福正未艾也。是後神不下箕。而劉進秩。

成化中。知鉛山縣張嵩。鄞縣人。治清廉。勵節行。庭設牌二。一書差字。一書守字。听寡婦去留。偶傳四者。或妻祝氏。舅姑欲令改嫁。不從。於是舅姑強入牒。執差字牌。以進。曷判許之。婦以官判奪媳。祝不得已。伴諾。糲束。奠哭其夫。潛投後池。或舅姑寔土壤之。已天旱。曷百禱不應。費婦人抱守字牌。咩冤。因細檢前諸牌。得舅姑所代抱一案。親至其家。此事隣右熟知。不待勘。發土。貌如生。曷自罪。為文祭之。天兩尺。朝旌。

成化辛卯吳中蔣廷貴秋試夢本學教諭陳裕率觀華宇
且曰此今年試題也蔣謂必在富潤屋章中節擬好題盡
預為之入闈果誠意全章得列第三初臨場染瘡甚恍惚
三鬼乘擾既而夢美姝至曰勿怖余桂花仙也遂得終場
無錫方學為諸生時夢人持一挑一槩授之曰二人之命
懸於君心識之已而學預鄉薦公車同里給事華景發徐
經程敏政關節事引學作証方逮廷翰道過鄉人主事負安
甫遺學挑李各一曰二人之命懸於君學忽憶前夢為悚
然時未必無所賂至証時學大言景雖指証寔不聞之于
是敏政受賂事坐虛或曰槩即非李聲轉便是

長陽鄭老入深山採藥。過木有大菌。取之行數里。有人追怒與鬪。曰。何故割吾耳。此人果失左耳。鄭疾走。恍惚迷其歸路。家人迹得。扶歸。飲之藥。備言其事。如夢也。

弘治三年。錢福及第。一先。一。蘭中主考徐文定語副考汪伯諧學士。夜夢所知。餽一大錢。又夢受人黃牡丹三大本。王肯溪同考。以為錢者福之兆。楊介夫曰。牡丹亦是錢兆。不聞洛陽相居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為錢惟演故事乎。已而果然。福父亦夢人語之曰。汝有子。吳寬。果兩元如寬。

弘治九年。朱希周及第。一先。是。蘄州一舉子夢迎旗。上

書狀元字樣持竿者遍身血染乃果朱姓為崑山人
弘治十六年有福建學倅過九仙祈夢為人問科場事得
報云鳥一黃二水桶門裏借問黃如金便是後偶至莆田
有二人伺門即黃如金家也二人一姓烏行一姓黃行
二門內有水桶云如夢如金隨口應之果驗得真兆
陸二部蘓人在南雍弘治戊午鄉試同舍生汪某與二部
無素夢忿爭祭酒前祭酒麾二部出勿復在此及晚闈卷
果與汪爭而二部得之幸未會試過雲南解元周文告二
部足下籍蘓州姓陸此必雋去問何以曰文前科丙辰有
夢室中墮金花將手拾之旁有人叱曰無為此蘓州陸宣

公子孫物也。足下定宣公後裔矣。工部曰：余不祖宣公。是
 科又與周爭，而工部得之。後疑宣公二字不合，家人曰：先大
 人諱與宣，非乎？時工部又自夢入佛廬，草謖語，及為進士，
 觀政大理，始信佛廬者寺也。謖語者，大理所掌也。
 弘治己酉鄉試，長洲諸生奚純以關節事約同學王緝，
 已就約矣，乃夜夢中式，有名列第幾，忽父歿，妻歿，身亦繼死，
 懼不祥，辭純：貧，初故不就，時場期促，純賤值身承之，果
 中式，如名數甫至家，父與妻俱不祿，未幾，純亦斃。緝乃告
 人，吾不以夢故，吾為純矣。聞之者慄然。
 岳武穆廟食其鄉，湯陰弘治丙辰，陸工部宮保時，臣御史

按河南歷縣見牆面鐫畫忠報國四字知為少保祠未及
謁宿公署夜夢入謁神為迎款神曰余比解兵柄時西湖
游衍甚得山水之趣恨不久耳陸問曰公為奸相秦檜所
陷神曰有之然致害者張希徽也遂囑陸為新吾祠陸辭
以非守土不久當代去神曰但煩公一言陸見神貌面有
黑痣四揖而別明早視神果如夢中而神像為霖雨所剝
者如數異之以書通都御史陳德託分巡僉事包裕督新
其祠工部者陸絜伯父也
仙遊縣相傳漢時有何氏兄弟九人學道飛昇遂有九仙
觀遠近以祈夢著靈長洲學生徐昊託人祈終身報云夢

到一山下大風刮池而已。後病蠱疾。解者曰：易山下有風。為蠱。文林知温州。遣二隸祈壽。報云：問孔老人知之。是歲。二作有孔老人當鋸後。報木數云：止五十五。文年正屆此數。愕曰：可再解得否。荅曰：朽爛不堪解矣。未幾。疽發背。卒。王御史憲臣初知永嘉。遣閭嫁女卜居二裏。報云：初祈神云：白石階前先唱第。也是龍華會裏人。後女適朱狀元希周之子。先唱會裏。驗矣。再祈。見一門楣貼一道家符。上有二印。及卜居吳門。入舉。果有天師符鈴二印。又閩守甲初之任。妻懷妊。未卜。託祈男女。報云：是福寧。不是福清。守初別其妻。因閩任。故誠曰：得確名福寧。否曰：福清。妻之外。不聞。

也。果得男。

正德三年鄉試。杭諸生王思賢正旦。夢掛榜第一為同學。章景榜尾雜畫。官士僧道各相。青紅爛然。時景錄科無名。思賢言夢。景自負已而遺才。景第一而案揭處。後為相士。掛象緊接。景竟不錄。

正德中。有賢書史立摸者。嘗夢己年成進士。例及戊丑。未會試。謂此夢必不兆。乃十五年以宸濠亂。上南巡。不果會試。世廟入繼。補之。立摸遂預辛巳張治榜。

餘姚方伯克己。初入學。母夢天降一龍於其家。取稻桶盛之。十八年後。正德甲子鄉試。父夢天降一龍于其家。取稻

桶盛之疑前後一龍係飛騰之象。而桶桶不辭所以是科
主考策問何黃金許道統之由。克己對策悉甚。總批道統
一策。究心理學。非章句士也。蓋桶桶音同云。

吳昂字維新。正德中。謁選京師。夢所知錢宏飶之孔子家
意。謂必充州諸屬矣。乃摺榜授臨淮知縣。宏時為山東副
使。適候武宗大駕。駐臨清孔廟。而昂赴任。過此謁宏。飯
之學宮夾室。又永康周文光居城。夢鄉同年入城。夏月戴
塵垢冬帽出。且啖之以粥。二孟醒語其婦。未既。忽報同年
某至門。文光索夏帽不得。婦偈於書架。拾舊紵絲帽。啖覆其首。
出見。遂述此夢。啖謂同年曰。帽則如夢。粥則不如夢也。適

報縣官公出。亟同年方拉文光急請一事。不能候午。勉索粥與僮僕。飽二盃而行。語云。飲啄前定。若文光者。欲不如夢而不得也。

嘉靖中。張巡簡者。夜夢僧十二詣家。云能福汝。一生富貴。明果僧如教來。以為奇驗。苗作醮事。偶使人即視舟中。舟中二行童密告曰。我非行童。我女也。父某官。為十二僧人所殺。劫與偕行。巡檢發之。得舟中所貯甚富。又坐是殊擢。嘉靖中。泰和魯向臨闈。夢抱一兒。右多生一耳。須臾。兒脫兩手。以為不祥。其兄云。此取了二字也。已而果然中式。黃巖林一鶚。以進士著江西。中元日午。夢身至某坊。一老

婦祭之覺而所享之味猶在口。恠之呼後指所向。細察之。果此坊有老婦祭其故夫。所焚楮灰未散。詰夫死年月日時。與林之生日不異。林愴然悟。前身為老婦之夫。厚廩婦終其年。

嘉靖中。吳中沈雲以鄉進士就教在道。夢婦人自稱迎春。囚服稱冤求白。自任蒲擢國子學正。遂巡授汝寧府判。蓋閱二十餘年矣。第一受上委獄詞。則以婦人迎春人命事。和。白。遂為平反。按前夢時迎春尚和。有冤也。

萬曆元年。福建莆田周章鄉試。累不遇。析夢九鯉湖得奴。天西月之語。次夜又得人牛二字。詳者謂癸酉年三字。至

期入場病甚。勉就以為萬不可得。果捷。

萬曆二十三年。湯賓尹為會試第一。先是東粵胡應麟曾夢入魏殿。有冕服者呼易水生過堂。給題紙一。則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麟急走取。易水生先得之。及入場。受題為司馬牛問仁章。蓋元帝姓司馬。為牛金後。是為司馬牛。恭默是為詛言義。揭曉後第一係賓尹。易水者湯也。

萬曆四十四年。會試黃尚質祈夢學宮土神。夢儲菜數十甕。莫解所謂。及入場。席舍生菜字某號。中式領硃卷。亦是菜字某號。合之。共數如夢。

崇禎十六年。會試劉允浩。字齊之。山東掖縣人。初入闈。夢

神人與一冊得三昌字乃獲雋司理建昌從金聲垣起
於南昌懸首武昌又有范洪者負才名母夢洪鄉舉絳幃
書兵字父亦夢觀曉洪名下有指揮二字異之後竟以累
不第選貢卒就兵馬之銜

甲申十月之望國初宋穎二公得蒙進給爵謚之典蓋議
始於給諫陳子龍而宗伯錢謙益色弗許也二科李清力
請之得允至期清幼子夜夢有二人自功臣廟來謁謝父
清呼童具茗別去覺語清且云一軀長面微赤與宋公遺
像頗似一軀稍短面圓未審肖穎之像否雲間李燦若崇
禎之季夢累朝列辟集議殿中見一人服帝者服被髮面

伏地號枉。嗚嗚不勝。時高皇帝中主。嘆曰。此事非吾所主。
可往問建文君。語訖。覺語近恍惚。姑存之。

因果

鄞逐廝改過

鄞縣富人畜童子、机警堪任、偶袁忠徹至、令相之、曰、此童
長不利于主、急遣之、主人從之、童走無依、偶宿古廟、見墻
角懸破衲、展之見黃白許、忽感忠徹之言、學為善行、坐
待午未、飢不却見一婦人掩涕疾至、問之、荅曰、夫軍也、以
事在獄、欲賂指揮某活之、此破衲所裹、鬻產揭債、盡于此
矣、夫若不生、妾願先死、童按數還之、婦欲割半以酬、必不
受、于是軍活指揮、聞其故、曲致童、以無子、童得襲戍、乃
請歸拜故主、曰、素術如是乎、則仍童故服、須素至、捧茗出

表一見大驚此逐客也今為三品職官矣何以知之此必有陰陽最大以故形神頓改故主益神忠徹之術

乙巳戌卒朝天宮道士前尊

正統十四年乙巳一戌卒從征軍潰避草叢中若見有人語之云汝非此處人汝豆腐閩人也脫歸不知所以未幾鹵犯土城此卒陳歿却是豆腐閩要知不是豆腐閩人乃是豆腐閩鬼指以為人也

弘治元年南京朝天宮有少年道士膝生人面瘡耳目口鼻無不具晝不甚痛夜不能忍出人觀之益痛睡時恍惚有人立其前長二三尺許曰識我乎曰不識也曰汝在宋時為都統制我為汝部下無罪私憾殺我一家十七口我覓汝三百年矣吾今出面觀汝道士楚卒

宋神宗時... 謝亦入... 口鼻無不... 此亦元... 長豆... 國... 昔... 五...

五... 天... 士...

劉爰得子

景泰中進士劉爰涪州人特為禮部尚書妻妬妾生子必棄之僕奉命置兒城僻歸索銀斂而失之適刑部一吏見見啼知為所棄抱歸城下周帽兒者見之告僕歸給主母已焚之矣已爰乞致仕歸偶有爰同鄉京官吏其故後也來賀爰公有後欲之乎而爰不知所以喜出望外遂因鄉紳往見吏持百金贖之吏妻不肯周帽兒為言尚書子不得苗不如受重謝親友賦詩賀爰遂有八旬父老江邊立七歲孩兒天上来之句爰爰子長以任子顯迎吏夫妻○奉○之○終○其○身○

回：誤殺

景太中居回、于隆福寺回、非西天教、亦捐賞脩造題
 梁柱、寺有轉藏、西製也、捐賞造轉藏者、似以姓名誌功
 德其上、^凡遊覽此寺、定有二人推運之、佛家以為輪迴示像
 而習之者若戲、久之忽一回子持利斧、疾劈二人、死聲執
 之、詣庭質回子大言、吾為父報仇、且以自保、性命有何罪
 細鞠之、乃云吾父捨助保兒孫長命、不意登記在轉藏之上
 此二人無故日夜推運、致使吾父得疾、頭目暈眩、死豈非
 不共之仇、身与子尚有名其上、明是全家了命、為此將死
 除免身、即極罪却活了、無數老幼還求律外優、怒甚者大

荷花見南郊衛士脫刑

成化中、周皇親家有喪、盜乘穴入、殺皇親、取贖去、其夜、邏卒入、獨婢荷花見伏泣、據狀聞法司、荷花不勝刑、誣服、謂與某奸、殺主、有其財、捕奸者、不可得、坐極刑、赴西市、荷花語僧者曰、見坐冤、幸先死我、而後商我、僧者不听、如法行、時觀者紛紛集、忽中一人出呼冤哉、荷花見殺皇親者我也、執訊並無奸事、供稱市中賣瓜子炒荳、細民朱腦瓜、貧無賴、為此、今見荷花代死、慘良心不昧、寧自承之、大司寇翁及曹郎徐鄖源坐誤殺、罷歸、荷花死三日、僧者適坐順城門外麵鋪、忽大呼荷花見殺我、立七竅噴血死。

成化中、南郊事竣、失金瓶一、捕庖人、不勝刑誣、服索原贓、
 漫指壇前某地、發地、不得長繫、幾死、忽有庄民以金絲繫
 他瓶鬻市、人異之、執聞官、供徇士物也、逮衛士、問此金
 繫何自来、不能隱、押取原瓶、供曰、初竊瓶、無處可匿、掘壇
 前地、瘞之、而止、取金繫歸、蓋所瘞處、去庖人、謾指、僅數寸
 耳、而天道不爽如此

與某校典主其極酷未不可與坐於所使西中許亦
 平人爾其齊以此外必勤於備忘而有不類此類
 為外中周皇隆崇本矣蓋來穴人尊皇隆崇其贊去其味
 齊齊與南依歸士類

齊化門寺僧盛侗馮定奇報

成化中有富商寓齊化門外僧寺僧艷其貲先殺商二僕
繫商以帛不解埋寺後深坎而積二屍其上掩之久之有
達官遊寺犬嗥不已異之迹犬而之坎所犬伏地如叩
首狀更異之羨坎二屍見微聞屍下有呻吟聲乃繫漸鬆
而商復甦僧盡伏法

盛侗行九吳人同里英以妾通奴密令所最暱常熟顧乙
載屍他所赫之乙瘞屍城下報已赫訖後乙偶以他事忤
英洩其事于侗圖報復侗反大入英賂謀共殺乙載他所
真焚之莫有知者閱數年侗與英咸疾咸見乙索命侗死

荆溪桐廬果報

弘治中、荆溪有二人、同里世交、一饒一窶、有妻艷、饒者謂窶若無以為生、過嶺、其山下有豪、若少主計、我能為、得歲俸、若夫妻同往、無內顧、窶然之、先受歲俸之半、饒者為其舟楫、至嶺下、須陸行、呼窶、先見豪、須其僕來、共負持、所有、窶從、屈折山僻、至惡溪、有石橋、忽推墮、窶入水、窶不善水、須臾、沉不起、候久之、知不活、哭還、泊舟處、語艷、若夫為虎所噬、墮橋、水死、我倖脫、艷號饒者、戒舟子善待、我迹得屍、須僮人共挽、其載歸、否則天命矣、於是偕艷入山僻、不至前、失水處、擁去、最叢密、石岩、閃爍、人跡所不到、善語

艷若失所歸。何不待我華麗終身。勝朝夕不給。陪酸子愁
眉也。艷悟夫死。必由所毒。恨絕方欲觸石自盡。而忽見一
虎。猙獰。猝前。嚼饒者。坐食之。盡。艷躲石隙。免久之。虎去。悸
跌百覓原路。還舟。乃信夫死。或亦為虎傷。是寔恨虎。甚於
饒者。且以饒者起惡念。應虎死。夫何辜。號不已。路人聞之。
亦皆嗟歎。虎口之。不分善惡也。日暝。忽聽呼舟。有聲。舟子
推蓬見窈者。疑以為鬼。窈者曰。吾非鬼。具述前狀。思必報。
妻曰。有虎為汝報之矣。亦述前狀。始知主計。歲俸之說。皆饒
者陰謀。摠為艷者而設。遂相傳虎有大義。窈夫婦刻虎而
祠之。

和治中、有婦同夫陳、弄猴為活、宿桐廬村、僻漁家、漁家兄弟皆無妻、有母語陳、弄猴不足支兩口、何不從吾、漁可俸多獲、遂什猴而從、漁父之夜、出漁、兄弟殺猴者、歸報其妻、若夫為虎啣去、漁母徐語猴、汝無歸、何不為吾媳、婦以殺其夫、仇必不從、且彼殺其事、兄弟不得已、併猴與婦、沉之水、婦已死、恐人踪跡、取其屍、納廢塚、棺中、踰兩日、婦嘔水、漸甦、似有人蹴其脅、大呼明星至矣、婦乃從空棺出、遙控上司之舟、行江中者、不顧乞食、遍告人、多憐之、叅政陸容、以公事過桐廬、特准訴、雪其冤、令兄弟抵陳獄、蓋猴尚活、而所弄篋、罔焚、不化、能為証也。

王農

萬曆四年、海寧農家王者、晚得子、數歲不能起立、坐一櫃、蓋十週矣、語言如常、門以外絕不經見、聞呼其父為父呼、其母為嫂、百教之不肯作母呼也、是年庚申秋、坐櫃者忽作惱、詈嫂曰、亮吾不過持十千錢從嫂一舟而斃吾、而有吾錢吾坐而食、嫂必十年行去嫂、如是不絕口、家之人初聞之亦駭、繼以為習然、一日面作喜色曰、明日是十年前生我時、速春新饗我肉、晚當去汝、夜子拱手謝嫂而逝。

陳倣前世

陳倣字仲止建昌府人幼穎絕為文不構思伸楮萬言老
學不能過嘗自以所構文字焚香襲藏之不令人見曰世
鮮匹我者萬曆中年十八捷兩榜授詞林歸省泊江上倣
辭僮僕登岸玩月色不覺行里許忽聞悲泣聲出叢樹茅
簷中有灯火倣心動足自為前徐之淚珠下倣亦自以為
無為然低徊不能歸立簷伺久如有持其手叩門者門開
則有老嫗蓬髮髮涕泗交也倣局促將辭歸嫗曰長官何
來婦六十五老矣先丈夫陳志苦讀書不遇彘憤死囑曰
吾無子汝無所依莫浪去守此廬則歲時簡視吾所為文

新建民粟金

江西新建民夫婦小營度日萬曆十七年大飢夫婦待盡以巨木桶貨得銀三分買米半半買砮糶米而煮方熟將食里長至問索丁錢無以應里長曰即否飯我去亦謝不能時鍋中氣騰里長遽前揭視之怒曰飯已熟乃此飢我夫妻苦言不可里長以給我手挽捋啖之夫妻跪告以故驚曰何至是急埋其餒地下曰我家尚有五斗粟可贈汝勿短見夫妻隨之以粟歸則粟內裹有白金五十兩夫妻疑里長積以償官粮者持還之曰活我已出望外公乃忘此中有物耶里長曰此余庄上米並無金在內此天以活尔夫

僧毒鼓天象毛寬父病語

僧毒鼓不知度何寺遊方。語天文崇禎初袁靖者遇之于金陵。留信宿。偶夜仰視天象。告靖曰。亂端見矣。時魏遂已燼。天下方望太平之福。靖曰。何以見之。毒鼓曰。建文齊黃諸輩。憤激無訖。作算強死。待時為厲。匹夫且然。附靖耳曰。今燕浚。先朝矣。彼不為巨寇。必為逆臣。彼自以為是。天亦不能持之。諸星已兆之矣。時流寇伊始。朝野忽易。靖亦不敢語人。明季乃羨之。毒鼓卒不見於世。

毛寬者。姑蘇賢書。其父病為鬼物所憑。語同邑侍御李模。吾前身与而子前身。皆以負甲為建文君守金川門。初戒。

葛農誤害

海寧梁墩萬督中葛氏農兄弟共活無間。忽其弟從市歸。遇兄田畔。掙奪兄鋤。口作恨語。汝害人多。吾當了汝。兄不解何故。則睨兄。腦一擊。兄悶地。且歡起。復數擊已行。還頭曰。毋面惠此動索。或海也。加擊至腦出。顛骨盡碎。更已。弟見其變。與妻撫掌曰。吾生平好行福。隨頃出。和吾田。膝頓快。人行火之。妻嫂方詰幹何事。快人。則里教人奔告。田。膝死者莫是伊兄。頭面血累。苦不認。身襟襖。吾等習見之。而兄所常被也。弟大驚曰。吾於此見巨蛇。吾恐噬人。奮前。糜爛其首。未嘗見兄也。急與衆趨視。其兄死處。即前所擊。

吳姬死諾

余鄉塘南有吳姬。素不信因果。忽語其家人。吾五十老矣。此後二十日。為戊辰七月之望。其當矣。若等家之人。疑姬或以他事。故作不快語。易之不為意。越十日。果病。則羣駭。前言能預知逝期。遂急料後事。已料病脫如初。則又群疑為不果。投望。臥求死不得。迺復起。理附身之物。悉復臥。又不死。復起。忽曰。吾識之矣。昔諾西隣一語。未報。死不得。立呼報之。櫛沐衣飾俱歡喜。容為之。乃曰。此刻已是。都來觀我。拱手逝。于是事悟。夫子死可知矣。可字之。鮮可有未可者。存於姬徵之。

晉囚鬼謝

晉中有死囚臨市。囑劊者。若何法生我。劊者曰。而未見起。乃
便閉目。吾叱而走。而走不止。則生矣。及刀下。大声死。囚快
走。等什麼。劊者寔給之。若戲也。越月。劊者他之。晚失宿處。見
窓漏燈火。趨之。室開。中堂設位。立楮牌。上書劊姓名。香火
熒然。劊思官府去任。往立生祠。志不忘。劊何德能。迺煩此
益心疑。急呼主人。主人出。面色灰如麩。楮劊者不認何人。
主人亦不認劊者。延坐。訴曰。某初坐法。將刑。得劊者某。教
我法。得疾走。免于死。感而尸祝之。欲令妻子出拜堂下。劊
者乃迴念前刑。囚魯給之疾走。若因急問主人姓名。主人

妖厲

江以南俗奉妖神。號五顯靈公。夷堅志云。獨脚五通者是也。又或稱蕭公。大約山蕭野魅之類。吳城西楞伽山。是其窟。山中人往。見五丈夫。擁從秉炬出。亦或乘人裘。危入室。移林擲物。甚出火燒屋。好淫惑婦女。心邪年當天者。多遭之。魅交時。昏仆如醉。醒言其衣冠儀衛不凡。或夫伴婦。則畏婦傷。至厭其夫。不與近。徐岐之友。嘗被捫去一筐錢。仰罵之。自空擲下。錢猶熱。竈眼中偏置寸許紙人。面目悉備。或見人手映窻。其指通紅如火。主人布沙于地。聞履聲。按跡。數十尺有咫。又醫士陳生。見梁上露人手。滴血至地。

方食。忽有人面如車輪者。攫其食。嚙床後。咂、有聲。又沈
流金者。夜見家中光怪。銅鑼空行。百步不墜。梁垂二絡。如
髮。掛水二盆。不漏。又洪以嚴者。見一僧緩步屋脊。危為之
碎。呼之。忽滅。煮飯鐺中。盡化為泥。又沈生妻呂氏。被魅。死
兩日。復甦。魅每至其家。呼呂為娘。生見無血。俱下墨汁。周
歲。魅曰。吾攫去矣。見遂死。又偽吳李伯昇。商李氏。歸夏姓。
初嫁日。下輿。忽歌舞唱呼。自称五聖。夫家畏懼。設祭。婦從
臥房奔出。贊揚若巫。行案如飛。盃菓不得。嘗以刀自割。不
傷。若失心。然。又張氏女。衣紅經。祠所。忽蕤顛。通。又闔戶。歌
舞不休。該嫁一人。朱忘。魅隨朱家。朱母本滕也。氏嘗呼云。

老婢與人應答。常作京師人語。又沈寧妻年三十。忽見
室中列炬數百。紅袍三山冠者。自室中下。滅燭。魁之。金帛
簪珥。隨心而至。夫利之。盛疑。致其妻。又陳梧義女為所魁。
賜名五室女。言人禍福。頗驗。又劉福女見一人黑衣。若
僕隸狀。來與通夢。至其家。一日。似有尊貴人傳呼。出。黑衣
畏伏地。責人數之。吾用無數智算。汝反借吾妄行。黑衣稱
罪。送女歸。魁後不復至。吳郡尊經閣。相傳閣上有祟。有少
年與其群約。能独夜睡閣中。巾歛以醉之。少年腰利器。登
閣。伏梁上。久之。五大夫呵從至。列散果饗。餘器皆黃白。少
年梁上大呼。殿伺閣下應聲。五大夫疾去。少年畏酒器下。

閣。俄傳錢繚鋪夜失酒器若干。負之。果其物。贖歸。衆服。少
年胆氣。競捐囊。繼登。官府聞之。召見。與以武術。而尊極。啓
永無妖屬。

南閣。係錦衣指揮紀綱宅。犯敗後。數科入試。士子。直深聞
悲弔之聲。從地起。漸大。如萬馬騰踏。官吏無不聞之。試者
亦率不以為意。蓋綱常活埋其家之人於地。死不化。久之
亦聲寂。

成化壬寅春。吳中疫。五深汪一家止七口。盡死。近市治棺
者。見一老至門。不持一錢。須棺。七曰。但載我仟棺。至家。與
尔值也。但我家無錢。止小麦二十斛。我居西北。界。去。高。

我酌多寡。請先上岸入水。治棺者乃借舟子繼至。見七屍橫床。搗老亦興焉。驚語西北隣。果有麥二十斛。適直棺價。蓋鬼現形治死具也。

余姓查老。死復歸舍。聞聲而不見影。飲食晉接。笑語如常。又蘓州支有孝廉。失其名。家祠中有二樹。偶伐他用。有魅怒。作惡火。處處起。撲之則移去。但不焦灼。祠中土偶忽起自行。至登屋踞坐。儼如生者。竟毀其祠。後更置始安。洞庭東灣茹家園。有神無形。能呼人姓名。談世隱事。自言終南山道人。每空設酒果樂賓。語樸諠浪。亦善吟詠。好事者為代書。帙初句曰。自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葉落幾經

花諸君問。我原蹤蹟。太華峰頭第一家。又曰。洞庭秋水。碧玻璃。日浸東方。月浸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結著我道人棲。

惠藩令黃監。即兩淮使。例給監引。皆商附藩。蓋百帆。黃河送上。忽失風作。浪驚天。他商舟率度。溺藩。被危。黃監率舟人或拜。虔禱曰。即請舟福。導王爺。天祐自應。嘿。忽萬子一人。狎波。濤飛行。登岸坐地。作高聲。拍手曰。莫壞蓮池舟。語訖。風止。舟得藏岸。風又作。則萬子又呼。道昆。以爲我。馬。柳。軍。致。壽。四。王。蓮。池。上。人。道。昆。者。黃。監。名。也。索。筆。走。書。起。句。云。憶。昔。山。門。同。作。和。尚。願。轉。王。官。快。樂。無。量。我。作。

河神。辛苦萬狀云。擲筆醒。彼不識字。何知黃監名。王聞之。悟前身。朱華有兒少年。偶出野。遇一青衣女。以為村艷。稍出言調之。女遂願諧少年。朱朱華室。家人疑以為善。崇。少年欲稅之。女久不復。既。燈下無人。往。與少年。坐。家人。駭。大呼。掉。女。不及。適。祥。妻。為。少年。眉。目。起。處。衣。知。言。動。掩。肖。兩。少。年。名。辨。真。偽。父。驚。持。刀。口。大。言。吾。併。殺。二。少。年。即。吾。子。不。惜。也。自。是。掩。跡。不。至。未。幾。朱。華。族。人。稱。一。平。者。早起。呼。其。僕。從。陸。之。縣。勾。當。家。距。縣。半。程。也。日。午。一。平。歸。家人。曰。豈。不。果。縣。勾。當。初。胡。半。道。返。也。一。平。曰。僕。去。足。矣。吾。歸。入。室。與。妻。絮。語。不。入。縣。狀。妻。不。疑。日。暮。僕。歸。未。入。舍。

語因伴主人

以得途遇相好問話誠或先帰忽見

一平目内室出僕取曰吾以為後而間道先帰亦已而又
 一平至西去面目衣履無二家内外咸疑莫能辨語前隱
 事以難之咸能對意甚真一平指偽者為偽一平又指
 真者為偽至欲棲一平妻懼逃之母家一平隨之
 至母家此一平又恐偽一平之亂其妻急趨之妻母家又
 兩榻一平笑一平妻終兩拒如是踰月食必而一平共食
 寢必而一平共寢書作舉動先之免後之太率先之者莫
 一平而後者為假然入室對後又似偽者先之故内外家咸
 無如何久之自

一平存一平帰其家此江南

妖甲午

鄭縣事。可知一妖。不魅少年。魅一平。能作男。如兩相。

僧夢澤與其道友共五人。擬朝五臺。或勸之間道。可捷十之。大率荒岩邃澗。但須畏。在道難。無宿頭。却亦無盜賊。五人踰斧行。中道着石火炊。方。四人走山觀勝。去一守炊。忽炊旁數十步。石爆有聲。已裂罅如掌大。出小兒長尺餘。裸無髮。皮肉微紅。具眼身一如人。手之。五猿猴爪長于趾。声如鳥。不可得而知。亦似有。須臾又一見如。亦前狀。但身色稍白。則相扶而行。夢澤。故。其。伺之。又七八兒出。戲不已。遂。見。所。炊。競前。啓。尾。雖。手。掬。壺。漿。餐。

